

7  
25

清鄒弢撰  
三借廬筆談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蘇子齊

PDG

清  
鄒  
弢  
撰

三  
借  
廬  
筆  
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三借廬筆談提要

清鄒弢撰凡十二卷弢為吳中名下士以沈博絕麗之才出其緒餘以成是書自足凌轢一時閨於詩詞如山林逸稿閨閣殘編尤甄采靡遺不僅解葩經月出章獨徵卓識也自餘采摭舊聞亦覃精研思一掃懸揣之空談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侈神怪者固迴殊矣

叙

曩讀大著澆愁集以為才人諷世妙筆言情瑰奇之辭感憤所出耳茲承示筆談一書知君以涵今茹古之深有說禮敦詩之雅學術宏富體裁精能收鐵網之珊瑚翦雲機之錦段傾其瀝液蒼此琳琅採擷皆見見聞徵引必原原本本足使學人頰首詞客醉心舉彼莊列之寓言虞初之志異一洗而空之昔之所測不亦淺乎夫劇談著錄康駢賓退之餘泊宅成編方勾旅居之日想其片甌坐破寸唇多閒雨晦風瀟難談對罷香溫茶熟雁侶來遲繕甚帙而繹舊聞展蘭緘而哦新句缸花紅笑如晤美人帶華碧袖宛逢宿士眇明月兮可共招清風以時來况復氣未除豪儒不甘腐稽周官掌故名世文章誦陸贄疏言救時藥石鑿窮魯壁抱切杞憂直將擊碎唾壺不特閒揮麈尾也間觀近世不少作家演說奇聞荒唐狐鬼編排詩話阿比知交耐冷有譚祇臚舊什耳食成錄漫綴麗詞妙緒參將名編舉似意惟聽兩般秋雨君能應以同聲若更陳百衲瑤琴我願彈夫古調

余方編輯  
客盡談故云

光緒七年辛巳八月長洲弟潘鍾瑞拜序於香禪精舍

序

鄒子翰飛吳中名下士也十年前以書訂交所作詩詞已超出流輩心焉企之後就館滬上因得時相過從見其著作日益進而尤長於駢體文典麗高皇洋洋數千言燕許手筆也然翰飛富於才而窮於遇當世卿大夫無非慕其名愛其才者而絕不聞一為推挽至以賣文餬其口可謂窮矣去年冬出其所著三借廬筆談若干卷索予一言序其端將梓而行之予曰晚近稗史家言層見疊出幾於汗牛充棟若何必以此爭勝乎東之高閣者數月今年春復以書相迫乃取而閱之卷中所載大抵表揚忠孝闡發貞烈以及搜羅山林之佚稿閭閻之殘編足備異日輶軒之采至於傳奇述異結撰維新亦自別饒風趣固非以牛鬼神蛇山之魘木客動人聽聞也是烏得以贅譚而棄之乎雖然翰飛以沉博之才當壯強之歲一旦釋褐登朝膺天祿石渠之選獻甘泉賦上河清頌陳七德歌必有龍潤色鴻業奔藻隆平者區區贅譚云乎哉則是編之作直等諸唾餘可耳因其請遂書以歸之

光緒十一年乙酉暮春之初上海葛其龍隱岍氏序

三借廬筆談目錄

借二

卷一

孤臣忠烈

張香濤制軍奏疏

輿地

關韻

詩誌

詩境

白嶽山樵

杜方伯

吳秋孃

韻人韻事

南錢草堂

林文宗為城隍

乩詩

倪雲如

李芋仙

陳慧娟

改李詩

詒安堂

寫景

康守

贈劍索劍

菊社

諤背

曉屏相國

寶帳

論詩

鷓紅

詩言志

盧聽鶴

楊妃

顧孝女

張和合

馬相如

張少崖

卷二

粵東業

李瀚

畫梅

曹朗甫

琵琶道韻

嘲吸煙

情殉

詩歲

侯翔十

顧月卿

君臣姊妹

宮怨

網珠

子安誤用典

共賞集

感夫詩

異俗

寄生稿

采菱曲

金鳳鈿

智女

倦繡吟

女中狂

楊利叔逸事

顧仲安

寶崖竹枝詞

百花冢

江南有獲

四子書別解

沈夕陽

詩徵福澤

鏡中人

鴛鴦陣

大愚和尚

王夢徵

信緣生

瞿泖溪

微雲閣詩

集唐

吹玉生

馬貞烈女

詩有相似

傳誤

麀香

蔣劍人

吳蓮夫

吟詩卻賦

蘆花詠

李聽雨

省鼻餘潘

卷三

岳鄂王墓

白巖旅壁詩

秦始皇

檀樹墳

周存伯

鈴痕集

空花泡影

丐癖

詩胎

春鸞詞

馬湘蘭印

奇句

用典適合

羅甸國

落拓

有美篇

三色詩

雪月詞

詩肖其人

江秀貞

中秋月

時曼亭示夢

張巡殺妻

求雨辭

瘦紅館

詩餘雙璧

建庶人



幽夢影

孫暢生

詩各入妙

蘇婉儀

風戈壁

恩怨分明

楊權卿

沈酒船

習俗

夏令儀

九秋吟

慘綠吟

聽松居士

李芋卿

黃笠雨

人文蔚起

通商

卷四

賦秋詞

紅顏福薄

紅娘子

恩竹樵

胭脂井

糟甯

映江

俞吟香

出家詩

晚香閣

長輓句

望榜

李文恭公

滄江老漁

堪輿

夢幻

小說之誤

妙判

余成之

李小寶

學識

子母街蟬圖

書傭

脫調

眉綠樓

一門殉難

寅姑

報應難憑

蕙生感懷詩

紅花埠

秦子良

楊見山

奇女子

一得齋

浙秀

楊荔裳

倡隨豔福

春夢巷

卷五

太常仙蝶

眉心室

蕭棟香

太癡

紉秋館

問花樓二

張蓮氏

方蘿卿

懷珠閣感事

陳阿尖

遊杭詩題詞

筆錄

新燕詞

短粟

賢藩

八字佳句

助賑

適園

辨水

擊筑餘音

脫胎李詩

宋浣花

茶磨山人

織雲樓

易解

柳漪

棲溪漁隱

鷹洋

高麗朝貢考

花韻居

卷六

錄英詩續

留鶯閣雅集

柴伯廉

證緣

宣爐考

慎言

詩話

叔石

鬼詩

侶鳳

阮秋儂

金烈女

女子宜有才

碧桃館

寄菴詩鈔

沈同甫

彈指集

江州生誕

鐵華仙館

硫穴

黃金嬾

雅婢

長安宮闕

大憲多情

徐烈女

顧莘耕

琴溪道子

莊蓮佩

篠綠館

錦瑟詩解

采臣詩續

柳枝詞

李如姑

燈花

代課

蒲留仙

佩秋閣

詩丐

詠鏡

兵兆

碎錦

番俗

採梅詩

卷七

楊柳樓臺

詆朱

問花樓

閨律

秋風詞

七夕吟

解律妓

瞿紫仙

吳琴仙

紀文達

海外詩人

跣足俗

西藏陋俗

獨清閣稿

江閩仙詩

莫愁湖詩

李靖

樽洲詞

彭宮保題壁

倪雲劬

卷八

承平國富

楊公臨刑語

宮怨言情

吠雲石

江才女前生夢

塔影

西湖詩

顧吳優劣

花影婿

優癖

容膝廬稿

潘湘紅

續清平調

王廉君

虐佃之報

愚蟲

溫飛卿詩注有謫

毒藥

集錦圖

山寶

故鄉風味

細餘小草

忠信解

月出詩

朱註不明

古墓

長拋玉軫圖

陸鐵莊

尋夫

墨壽閣主

黃漁莊

從遊集

夢異

妓詩

巧漏

臺臣深見

粘罕

風流罪過

作詩要訣

詩境

甘姬

書畫格

懷珠閣卮言

聖青

曲園書目

一門濟美

卷九

變祠

沈文閣

橫塘舊

陳蓉醕

詩癖

花神議

河神

芍藥吟

詩人得意

程仲承

舞劍臺詩

箏

雪中玩月

空山聽雨圖

先輩眼力

花間覓句

三歎湯

金娥墩

華巽仙

佩香扇

徐而菴論詩

蓮霞

采花吟

用典入妙

秀芬夢證

劉猛將

畫腸

落花詩

白門新柳

京城考

林典史

卷十

義賦

快快撒飯

珠香小影

感事詩

續百宜箴

瘦羊

餘情詩序

孫梅菴

聖恩寺

蔡梅菴

昨夜歌

語意相同

蝶詠

軍中秋興

飯顆山樵

春心秋心

李新卿

筠生

金孝子

朱烈婦

詞媛姓氏錄

曹笑拈

天福堂

朱英甫

耕藉禮

真孃墓詩

舞劍器

後堂絲竹

山塘竹枝詞

誓神文

讓李

七絕

交無始終

惜花小影

蕉葛蒼裳

菊影倡和詩卷

天南遊叟

卷十一

鹽梅夫人

翁龍

汪柳門

述德

讀書之難

吹簫錄節略附行波詞

遇煞

寤崖子

昨非集

貽硯齋詩刪

西江詞派

七圓

救命大仙

消寒社

辨物體

成容若

趙文卿

捐秀才

袁軒集

珊瑚樹

慎儂詞序

江文瀾女史

紅豆詞郎

馬廖合錦

鬼菊花

題畫

石頭記

許伯謙

紅樓四詠

小姐

郁阿多

卷十二

割臂圖

乾榻

判事

文章笑柄

綺霞

將軍大座



惡不肯

李愛珠詩

楹聯

石緣生

碧螺山館

闌中詩

曹曉雲

陶子春

夢畹生

芥航

好名

桂珠書

絕命詞

任畫

黃陶菴

秋香

河東君

出局

蘭臺生

林文忠

閨七夕詩

山歌

寫蠶集

過貞女

趙仲穎

菊詞

四闌

相術不驗

姑惡

秋聲句

詩媒

舟人女

瑤京瑤生

山廬

樹堂

轉韻

程紫荷

詩貴性靈

糊塗

王樂山

三借廬筆談卷一

金匱鄉強翰飛墓

孤臣忠烈

皋蘭吳柳堂先生可讀以進士官烏臺文章氣節彪炳一時嘗劾甘涼提督成祿言過激解職提牢時屢撫椒山先生手植栢樹敬啟灑淚平日存心惟以主恩難報寢食不安人以為楊忠愍後身今上御極恩召復起供職吏部值大行毅皇帝永遠奉安山陵先生以大統之歸上疏請定疏既上先生仰藥死於薊門之東作絕命詞云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抔土已成黃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惠陵風雨薊門東相傳先生被召入京時往辭先塋因以祖宗葬所示若子若侄有請先生營生壙者則曰吾不復葬此矣及奉安禮成先生獨留僦屋於馬伸橋之三義廟蓋則扁戶出觀鄉人之漁者夜則秉燭達旦蓋製疏也疏上後欲縲首屋梁高不可及始仰藥死事詳本傳中

張香濤先生奏疏

張香濤制軍之洞宏才博學近世無儔在廷時尤正氣敢言光緒六年滿洲崇地山宮保厚

出使俄羅斯索還伊犁俄人挾勢要盟貪求無厭欽使辱命拿交刑部問罪時先生為翰林院侍讀上疏曰翰林院侍讀臣張之洞奏為要盟不可曲從禦侮宜早籌計謹熟權利害披瀝上陳仰祈聖鑒事竊臣近閱邸抄因俄國定約使臣辱命有廷臣集議之旨所有條約傳聞大概臣竊不勝憤懣謹將此約從違利害縷晰為我皇太后皇上密陳之新約十八條他姑勿論其最謬者如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秦隴要害荆楚上游盡為所據馬頭所在支蔓日甚消息皆通邊圉難防堂奧已失不可許者一東三省國家根本伯都訥吉林精華若許其來船至此即與東三省全境任其游行無異陪京密邇肩背單寒是於經芬之西無故自感地二千里且內河行舟乃各國愿求而不得者一許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許者二朝廷不爭稅課體恤商民若準回兩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貿易概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末也以積弱貧苦之蒙古徒供俄人盤剝以新疆鉅萬之軍餉徒為俄人委輸且張家口等處內地開設行棧以後逐漸推廣設啟戎心萬里之內首尾銜接不可許者三中國屏藩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天所以限俄人即欲犯邊迤北一面總費周章如蒙古台站供其役使彼更將重利以囑蒙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糧餉無阻勢必煽我藩屬為彼先導不可許者四條約載俄人准過卡倫三十有六延袤太廣無事而商往則談不勝譏有事而兵來

則禦不勝禦。不可許者五。各國商賈。從無言許帶軍器之例。今無故聲明人帶一槍。其意何居。若千百為羣。閑然竟入。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不可許者六。俄人商稅種種取巧。如各國希冀均沾。漢關稅課。必煞歲蝕數百萬。不可許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經議定之界。可以內侵。斷我南通北城之路。新疆形勢。北路荒涼。南城富庶。爭碣瘠棄膏腴。務虛名。受實禍。不可許者八。伊犁達爾布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哈密。嘉峪關。等處。准設領事官。是西域全體。盡歸控制。有洋官。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則奪我權勢。繼則反客為主。馴之。彼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且各國通例。惟沿海邊疆。准設外邦領事。若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嘉峪關。乃我境內地。今日俄人作俑。設若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遍布洋官。不可許者九。所還伊犁三面山嶺。內卡倫外盤踞。如故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割霍爾果斯河以西。格爾滿以北。開墾無區。畜牧無所。地利失矣。全頂寺久為俄人市廛。現與約定。俄人產業。不便交還。是伊犁一綫東來之路。必穿俄巢。出路盡矣。寥寥遺民。彼又遣之以往。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有用之財。索一無險隘。無地利。無人民。無出路之伊犁。將安用之。不可許者十。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許之。可謂至肆。至愚。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謹使臣下廷臣集議。可謂至明。至斷。上自樞密。總署。王大臣。

以及凡百官僚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出言改議者。誠懼一經定議。又改。或啟釁端。然臣以為不足懼也。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請言改議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計決。二曰氣盛。三曰理長。四曰謀定。何謂計決。無理之約。使臣許之。朝廷未嘗許之。崇厚誤國媚敵。擅許擅歸。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伏望皇上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以杜俄人之口。按之萬國公法。既有不准違訓越權之例。復有臣執全權。可否仍主朝廷之條。正與崇厚不遵密函。不請諭旨之罪相似者。英之獄。成憲昭然。故云誅崇厚。則計決。何謂氣盛。俄人欺我。使臣孤懼。適脅畫押。施一償百。意猶未饜。不料俄羅斯靦然大國。乃敢出此。不特中國憤怒。即環海萬國。亦必不直其所為。俄使不待約言。聲明歸國。外洋亦無此例。况凱湯德。係署理公使。豈能擅歸。其為恫喝無實。情形顯然。儘可任其去留。不必過問。莫如明降諭旨。將俄人不公不平。臣民公議。不願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國。平其曲直。兼飭會堂。將我國家情理兼盡之處。列入新聞。明諭邊臣。整備以待。據眾怒難犯之情。執中國必不能從之志。俄國雖大。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竭。臣離民怨。近歲其國王屢有防人行刺之事。若更淪盟犯順。圖遠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故明示中外。則氣盛。何謂理長。種種要挾。皆由伊犁而起。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虛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而

每年尚耗四五百萬之餉。以供邊師防軍建城開渠之用。是有新疆不如無新疆也。索伊犁而盡拂其情。即曲在我。還伊犁而仍責以言。則曲在彼。況使臣畫押。未奉御批。未頒御寶。一如載書未歃。豈足為憑。俄人理屈詞窮。焉能生覺。故緩索伊犁。則理長。何謂謀定。俄人而講信義。兵端可以不開。若俄人必欲背公法。棄和好。設防之處。大約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屢屢勝之師。兵力素強。全順劉錦棠錫綸張曜。亦皆健將。以靜待動。俄人必歛。聯絡喇嘛棍噶扎空參。逼其歸路。彼將隻輪不返。若出吉林。過地遼遠。林木叢雜。其地去俄都二萬里。孤軍深入。饋餉艱難。不能用衆。特簡才兼文武之將。予以重權。資以軍餉。分南北洋防海之半。為經略東三省之費。命左宗棠全順。調直隸東三省之兵。之將東來。聽用。招集索倫赫津打牲人衆。教練成軍。其人素性雄勇。習與俄鬪。定能制勝。即小有挫折。堅守數日。必解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國兵船。扼於英法口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強以商船載兵而來。亦非西洋有狹甲船者比。李鴻章高勛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製器械。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并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虛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德國新式。增建礮臺。戰而勝。則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罰。設即以贖伊犁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用。俄人豈食回疆。併吞浩罕。意者拊印。

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以此開悟。英使輔車唇齒。當視同仇。近年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宋慶。壽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現任。或退閒。或處廢籍。如酌量宣召來京。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沽。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自可建威消萌。故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為孤注。惟深觀此變。日益艱難。西洋挽我權政。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禦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有戰。而不能逾嘉峪關。雖有勝。而不能薄靈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自及今一失。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材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閱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年已暮。李鴻章未衰。而亦已老。精銳漸盡。欲戰不能。而俄人則已城於東。屯於西。行綫於北。縱橫窟穴於口之內。外。通兩藏。脅朝鮮。不於今日捍之於藩籬。而於他日關之於庭戶。悔何及乎。要之武備者。改議宜修。不改議亦宜修。伊犁者。改議宜緩。不改議亦宜緩。崇厚者。改議宜誅。不改議亦宜誅。此中外羣臣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輔謀在疆臣。作氣在百僚。據理立辨。在總理衙門。而決計獨斷。始終堅持。則在我皇太后皇上。事關宗社大計。坐視不能。緘默不敢。仰懇將臣

此疏一併發交廷臣會議。不勝憂憤迫切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疏上下廷臣議奏。先生復上疏云。奏為駁俄之策。斷宜先備後講。詳善邊計。以定宸衷。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五日。曾上一疏。備論俄約從違利害。皇太后皇上既一再下廷議矣。臣前疏之意。要以急修武備為主。竊揆朝廷之意。亦未嘗不以修備為是。而以不免以修備為難。豈非洞見二十年來邊備一無可恃。遂覺中國大勢。斷不足以禦強鄰。故不免長慮卻顧。不得已而出於講耶。臣愚以為無備則不能戰。無備則並不能講。及今而言備。尚有可備之兵。尚有可備之餉。尚有可備之人。敢就前疏未盡之意。詳切臚陳。惟聖明鑒察焉。備之之法。曰練兵。曰籌餉。曰用人。練兵如何。首練蒙古兵。蒙古各盟與聖清累朝同休戚。與今日中華同利害。雍乾間征討準回各部。均資其兵力。以集大勳。近年各藩無才。日就貧弱。俄人乘機闖入烏梁海南北。受其牢籠。喀魯倫河東西。侵為田牧。漸且盡奪膏腴。雜居無限。一旦有事。卡倫鄂博。直如虛設。彼將徑叩邊疆。擬請特命蒙古王大臣。隨帶曉習邊事文武數員。周歷各盟。體察土謝圖等四汗所屬情形。息耗強弱。諸王台吉才智高下。縷晰以聞。布告各盟。曉以俄人巨測。意在蠶食蒙疆。激勵所部。講求牧政。簡練成軍。創辦之始。酌給餼糈。蒙古以畜牧為耕墾。若多發帑金。市其戰馬。酌給邊軍。蒙人得金。我軍得馬。邊軍得馬。則兵強。蒙馬易售。則蒙



人因富而亦強。設俄人內犯。我堅守邊疆。蒙人截其輜重。擊其惰歸。其師必盡。蒙古強。則我之侯遮也。蒙古弱。則彼之魚肉也。出入之間。利害不可以道里計矣。其次練西兵。沙漠荒寒。馳驟搏擊。南人十不敵北人。一。關內人。三不敵邊外人。一。劉錦棠之軍。名為湘營。實多隴西壯士。關外流人。以故所向有功。額魯特種人。資性強悍。阿拉善王部內。向練有喇嘛兵數千。亦甚可用。若推廣於西北各部。喇嘛擇其傑出者。多假以呼圖克圖名號。必能號召約束。執受前驅。哈薩克雖為俄人所脅。逃出歸化者不少。若令錫倫招徠此輩。加以訓練。庶湘營之勢不孤。以後屯戍之役。更不煩徵調南軍矣。其次練東兵。黑龍江人。素樸勇古。有滿萬無敵之稱。國朝名將。多出其間。將軍得人。則盡人皆勁旅。吉林金匪盤踞日久。黨類繁多。必欲勦捕驅除。盡空其地。斷無是事。莫如撫之。使為我用。免為俄人所誘。轉致多樹一敵。又其次練北洋兵。李鴻章新購蚊子船。頗稱便利。惜為數不多。其價尚廉。似宜向歐洲續造數十艘。專派統領。分屯北洋。大沽營口。燕臺三處。一方有警。兩口赴援。伺敵登岸。因其舟而焚之。敵無歸矣。惟舟師海戰。淮人十不敵閩廣人。一。請敕閩廣督臣。擇熟悉海戰將弁數人。招募閩廣精銳來津聽用。水陸之備。已完如更密。諭曾紀澤結英圖俄。攻所必救。以掣敵勢。此亦一計也。籌餉如何。北洋所需。今有海防經費。或各關提存二成內酌撥。惟整頓蒙軍。及沿邊重鎮。

如科布多烏里雅蘇臺歸化城庫倫張家口諸處雖係次衝如從容布置亦須增兵增餉竊思各省營勇除津防西征兩軍外現存不下數百營節腹省之虛糜即可供邊軍之騰飽擬請飭下各督撫酌量裁撤大約汰四存六而邊饑出矣此外若倍征洋藥稅歲可得數百萬酌提江廣漕折運脚亦可得二三十萬整頓淮綱但能專杜商私所得亦不下數十萬錢流地上得人斯理耳用人如何蒙古部當以蒙古王率之科爾沁親王伯彥諾謀枯世篤忠貞廉樸勇敢若令其總統各盟副以大臣分防烏里雅蘇臺庫倫兩路當能遠迓超勇親王策凌之英風近昭忠親王僧格林沁之餘烈劉錦棠前敵大將若假以重權則聲威益振錫倫現扼塔爾巴哈臺為極邊張曜可使備科布多為後路均宜重其任厚其兵裕其餼使三軍相為犄角則俄馬不敢西牧矣至東三省內撫外搆斷非長才不辦現任各將軍才皆不適中人恐不足以備緩急可否於京外人員中遴選數人特降諭旨令將經畫關東方略條議以聞就中察其實有條理氣闊志壯者授以東方之任若夫綜覽九邊指揮諸將一若問耕問織當責之素習之人似宜密諭左宗棠將各路戰守機宜明白條上設異日俄人敗盟必開兵端則令左宗棠別薦老成屬以隴事而身自來朝入關以備廟堂諮詢籌策亦無不可昔范仲淹自請行邊識者以為措置西事當在中書可見運籌決勝不在自將臨邊鎮一方

何如策全局乎。其善餼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侍郎閻敬銘。長於綜核理財。有效朝野咸知。今雖養痾山居。並非篤老。閻敬銘之心。何嘗一日忘天下哉。若溫旨宣召。動以時艱。論以大義。該侍郎豈忍堅辭。得閻敬銘。以理度支。當不復憂餼匱矣。此外文武之才。儲備宜廣。擬請敕左宗棠。李鴻章。切實薦舉。以備錄用。邊才本屬專門。方今京外通弊。冗員多而真才少。不索何獲。不學何能。即如李鴻章。左宗棠等。若非中原多故。久歷兵間。其才何由而成。何由而見。伏望敕下各部堂官。各省大吏。就屬員中。訪求志節可造之人。有願講求邊事者。即行奏請。發往東西兩邊。以資練習。其隱逸與士之未仕者。亦許一體引薦。數年之後。人才輩出。安知不更有駕左宗棠李鴻章而上之者。何至朝廷西顧東瞻。興不得。頗牧之歎哉。出使絕國。漢有專科。必如陸賈之辯。蘇武之節。傅介子陳湯之權。常惠班超之勇。方稱斯職。並請諭令疆臣。亟為物色。備行人之選。庶可與謀臣戰士相輔為功。有備如此。可以戰矣。然臣知國家之意。非欲戰也。即臣之意。亦非求戰也。必有戰心。實有戰具。而後可以為講之地也。則請更善講法。一曰責以義。自我聖祖以來。與俄國久通盟聘。不以藩屬畜之。並不以外夷目之。我兵圍雅克薩城。俄人窮蹙。聖祖不忍。舍而弗攻。前有徐元文之碑。後有察畢那之業。載在盟府。炳若日星。是我之有德於俄一也。迭次所獲羅刹宜番等百餘人。不加誅戮。賜居京師。

編為佐領。是我之有德於俄二也。世宗時，俄國官生來學。於是議建俄羅斯館。立俄羅斯學。醫則遣蒙古醫往。學喇嘛經典。則遣託波羅香僧往。是我有德於俄三也。哈克圖開關互市。以利俄商。縱茶黃出口。以活俄民。乾隆時，俄人渝約犯禁。我高宗如天之度。不加以兵。因其悔罪。仍許通商。是我之有德於俄四也。我有四德。俄不知報。咸豐八年。乘我方有兵事。約奕山。而據我烏蘇里江東之地五千里。又誑我沿邊。常往卡倫以外之地萬餘里。文宗念舊盟。重鄰譽。開兩國生靈。因而界之。環海四洲。莫不以俄為曲。今又乘我天子冲斷。邊圉甫定。挾小惠以徼大利。俄之君臣。獨不畏罹遠天不祥之咎乎。二曰。折以約。陸路通商。不使原許酌商。不得節外生枝。則有成豐十年之續約。第十四條在。有緊要妨礙之處。尚未限滿。立即議改。則有同治八年改訂之約。第二十二條在。界牌理無更改。他地並不侵占。則有成豐十年之續約。第一條在。邊界既定。登冊繪圖。兩國理無此疆彼界之爭。則有成豐十年之約。第九條在。張家口不設領事。不立行棧。則有同治八年改定之約。第四條在。京城恰克圖二處。公文準用臺站。站費兩國共之。今之在蒙古地方。天山南北。行路寄信。概用臺站。新約有。舊約無。準設領事。向止伊塔喀三城。今又增為烏魯木齊六處。新約有。舊約無。入邊道路止恰克圖。近邊馬頭止張家口。今又取道關隴。以達漢口。新約有。舊約無。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與

沿江一帶居民貿易。新約有舊約無。俄人來路。間出北通高。免西陲。今科布多。過歸化城。運貨前往天津。新約有舊約無。蒙古貿易。或準或未準。今忽以中國蒙古。並蒙古各盟。已設官未設官之處。括之。新約有舊約無。不納稅者。向止兩邊界百里內為禁。今云在中國蒙古地方。關外天山南北。概不納稅。新約有舊約無。通商總例。向完正稅。子稅。今云陝甘漢口。不納子稅。新約有舊約無。交易原項兩利。華商豈可偏枯。今云準以貨物抵帳。新約有舊約無。通商許人帶兵器一件。未言火器。查洋鎗。洋礮。洋火藥。向係禁物。今云人帶一鎗。新約有舊約無。領事官向止與地方官並行。自不得與大憲抗禮。今領事與大憲往來。用信函會晤。用友邦禮。新約有舊約無。就臣所指駁者。已如此其多。其他或自相矛盾。或影射欺蒙。若總理衙門。更按各國條約。參酌比例。並檢俄國歷屆照會。逐細研求。可駁者。更復何限。以此詰俄。俄其何辭。三曰。怵以勢。俄人懾於義。藉於約。善兵。若猶不聽。則請說之。曰。俄逞威貪利。將謂中國仁讓不能勝也。我守已固。我軍已蒐。閉關絕市。茶黃不出。東結混同。江思歸之義民。西收哈薩克。布魯特。反正之舊部。俄西犯。則我以一軍襲居布楚。東寇。則我以輕騎破浩漢。復伊犁。俄人萬里孤軍。長城前。戈壁後。士卒頓島糧絕。俄軍必殲。即或我軍不克。我力不支。則我又出下策。擲孤注。西委阿里。以賜英吉利。使之越裏海。以取土爾扈特。舊牧地。東指臺灣山。

後以賜日本。使之復庫頁島。以斷東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喘日耳曼以重利。使絕俄兵。連禍結。俄之精銳竭於前。亂黨起於內。恐比得羅堡國都。非俄之有也。俄人自命大國。比年歸納難民。代采軍糧。其心亦頗欲市義。沽名。今見我有備。而又容理勢。兼剛柔以動之。蔑不聽矣。至使臣。緩急變通。則當更求操縱之法。或新約不許。而增兵費郵款之數。以易伊犁。或新約不許。而令左宗棠。盡窮邊荒遠無關要害之地數百里與之。盡歸伊犁山川要隘。是我棄一石田。而得完伊犁也。新約不許。伊犁不歸。則令歸我罪人白彥虎。我後以償款酬之。此一役也。俄又所得既足。以戢戎心。我除遺孽。亦足以存國體。此三者為奇兵。為活著。若臨事相機。則在使臣之善應矣。雖而論之。備為主講。為輔。操縱為變化。我若無備。俄人知我虛實。肆其啗喝。雖有聯士。將不得言。言亦不信。雖築修備之道。並非朝廷頒一詔書。驢吏辦一覆奏已也。竊念自咸豐以來。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糜耗者數千萬。冠蓋之使。交錯於海邦。市舶之司。日增於腹地。屈已捐愛。將曰待時。事閱三朝。積弱如故。一有俄事。從違莫決。搢紳束手。將帥變色。即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於君父。今猶中興時也。不知十餘年後。又將何以處之。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此古來志士仁人所謂搯腕而飲恨者也。伏願皇太后皇上。

自今日始。君臣上下。嘗膽卧薪。戒酖毒之安。惕肘腋之患。專以求賢才。破格行賞罰。如仍有以含垢姑容。養晦縱敵之說進者。一切斥勿用。然後修備。始非虛文矣。昔者晉無失德。苻堅恃強而伐之。渡淮而堅滅。宋無亂政。完顏亮亦恃強而伐之。臨江而亮亡。天眷所在。雖偏安朝猶足以勝強敵。况以國家德澤之深。疆域之廣。物力雖絀而未窮。人才雖稀而未盡。如謂修德修政。竭禹跡九州之全力。而不能與鄰國抗。殆亦數千年來史冊所未有者也。仰懇皇太后皇上。將臣此疏。交再議之。王大臣等議奏。以備裁擇。該事體大。臣書生之見。不知有當萬一否。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疏上之時。朝廷已易曾劫剛襲侯紀澤為使。至俄定盟。準如新約十八條。索回伊犁。約繁未錄。

### 輿地

輿地開於漢。廣於唐。復狹於宋。明過於宋。而不及於唐。本朝遠略鴻圖。駸駸乎駕唐而上矣。江南本處蠻夷。自漢武伐南越。始通中國。而閩越諸省。以次歸附。西粵則其西路進兵之地也。唐全有漢地。分天下為十道。十五采。訪使。南北萬里。東西萬七千餘里。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又有通四夷羈縻路。一曰營州。入安東。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通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貴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藝道。故東至安東。西至

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至宋北失燕雲山前後十五城。於遼西北失銀夏靈鹽四城。甘涼鄯廓七城。於元昊西失松疊等十一城。於羌西南失湟雲全省。故雖分天下為二十三路。實不如唐地遠甚。

關韻

汪燕庭詩人。嘗與潘順之閣學。遵和嘗送友人登舟。即事各口占送行詩一首相贈。起句皆用第一橋邊泊畫船。第二韻限肩字。燕庭云。第一橋邊泊畫船。湖雲如絮壓詩肩。頗極巧妙。閣學笑謂燕庭云。我有肩字韻。差勝於君。問之。則秋痕涼到鷺。鷺肩七字也。遂共歎服。

詩謔

女子心靈。故偶濟學問。便能以細臍勝。凡閨中尋常言情之作。吾輩所不能透達者。一經香口。頓覺新麗。杭州李仲容茂才室洪翠雲。工詩善謔。有表妹初嫁。洪作新娘詞調之云。流蘇寶帳怯春寒。日影初驚上曲闌。鏡裏雙眉羞學畫。怪郎偏要泥人看。曉妝初竟換羅襪。問了姑安看小姑。惱煞閒人齊笑說。鳳凰明歲可將雛。翠翹珠絡七香車。歸省雙親笑語初。最是。一言慚答應。阿娘私問婿何如。眼前語卻宛是嬌羞口角。末首與某女子雙頰羞紅難答應。阿娘私問有身無意。同見閨評。



詩境

僧覺阿山中詩云。竹戶無人風自開。茶煙滿榻夢初回。老猿飲澗垂藤下。落葉打窗疑雨來。余始但愛此詩之佳。而不知其所以佳。及住山中久。次第領略。閒聞葉落。宛類雨聲。可見天下事非深歷其境者。必無真見。

白嶽山樵

米灘綿潭地勢險惡。行舟者往往費力。白嶽山樵黃佐卿詩云。大川西去盡圓關。到眼山環水又迴。也似詩文平不得。一潭過後一潭來。屯溪道中云。幾樹梅花帶雪寒。樓臺縹緲聳雲端。望嶽西去溪南路。水榭風廊入畫看。

杜方伯

秀水杜小舫方伯文淵開藩江蘇時。余曾讀其詩而愛之。後見其題潘季蘭道稿采桑子一解。亟錄之云。繡簾評點閒花朵。原註稿中有各寫幽姿各繫新詩。付與檀郎好護持。彩雲易散香牋在。聊寄相思。重見何時。碧落黃泉有夢知。

吳秋孃

丹徒吳秋孃。寒族也。父某為諸生。早故。母某氏世家女。生子女各一。長即秋孃。秋孃美而慧。

壓線之餘兼事翰墨能課其弟吳縣紳僕陳升餽於質。涎女美賄媒欲羅致之。女母以相隔遠但知陳為紳不知其為僕竟許之。陳就婚女家。女見陳不韻對母軌涵默不言。母見婿蠢亦心鄙之。數月女隨陳回吳盡得梗概乃大慟欲寄書其母然後自裁恐傷親心未果而與陳終不甚款洽。陳知輕己漸亦反目且虐之。陳嘗晚歸見釜已虛促女起為炊勝臙中誤以羹汚陳衣陳怒以鏈擊其趾復踢其腹痛嘶踏地不能起。陳益怒以鏈連擊數十下血雨橫飛哀號終夜晨勉起作書告母購紫霞膏吞之。夜半自帳中躍起呼其母者數。陳知其中毒亦不救遂死。其母來蘇欲訴之官經勸而止。共携女書來中有銅鏈亂擊空宛轉以哀嘶血雨橫飛偏艱難以覓死多情誤我薄命憐儂等句。書長不贅錄。時光緒庚辰七月也。江建霞曾為作傳并言女死非其所洵然。

韻人韻事

女子聰明便多韻事。苟復加以識字即一嘖一笑。尤見天真。弟子葛蕙生。珊玉蘭生。珂玉妙妹。年既相若閨中唱和韻語極多。蕙生嘗有即事詩調蘭生云。潛蹤躡足過牆匡。一瞥驚鴻影已藏。拍手花陰呼阿姊。紅絲縛得小螳螂。姍姍細步出芳叢。花暈猶留兩頰紅。才坐暮鶯嬌喚急。鬢邊摸得刺毛蟲。有蘭生之慈情須有蕙生之妙筆傳之。

南錢草堂

余幼從錢乙生姻姻園祥游。即喜讀其南錢草堂詩。執手錄之。辛巳秋師復命輯入贊。因摘錄於下。送春云。郊外春歸早。舟中客起遲。頻添羈旅感。為賦送春詩。風動草連陌。日斜花滿枝。綠陰今冉冉。清潤勝芳時。看楓葉贈李聽雨云。地占煙霞境。天開錦繡圖。非花偏耐冷。有客不嫌孤。風月雙吟杖。湖山一酒徒。停車頻眺望。遺宅訪凡夫。送汪柳門內兄赴浙。試云。忽聞江上片帆開。流水迢迢別緒催。人世正逢多難日。論文幾見不凡才。斜陽照恨花千樹。春色銷魂酒一杯。染得六橋楊柳汁。相期衣錦好歸來。村居云。野外初聞拙鳥呼。溪邊水暖泛舒鳧。笑余詩想如春懶。吟到斜陽一字無。客夜云。可憐咫尺亦天涯。客裏無聊感歲華。好夢不知春意惡。夜深問路自還家。

林文宗為城隍

陳維之鵬與其戚童立人交莫逆。陳死半年。其子尚幼。一日忽倒地。家人大驚。扶之起。忽作父聲曰。為我請童某。嚴某。蔡某人。以其昏替。漫應之。子立催之。比童嚴至。子拱手曰。故人尚憶陳某否。吾生平無過。今為林大人記室。林大人本為浙江城隍。今調任蘇州。所謂林大人者。即前任學院林錫三天貽也。此辛巳秋七月事。吳桂門親為余言之。

乩詩

扶鸞之戲不知始於何時而往往有奇驗丁丑十一月間蘇州桃花塢周姓家來一術士能請此余屢候始得見乞請乩叩終身有紫霞真人降壇判數人皆以詩余亦得一絕云也曾丹籙學長生偷顧蘭芝誤上清記否醉中同博戲仙雲遙護許飛瓊秦虜雨亦請乩有仙女韓碧霞自稱紫府侍書降乩書一絕云重將舊事說瑤清一隔人天歲月驚記得花陰同立候郁洲山上看雲生黃養初先生填沁園春詞一解詳集中兩詩俱不能解夫今生淹困豈前生尚有夙緣歟

倪耘劬

桂林倪耘劬司馬鴻為張南山先生弟子風雅好游蹤跡幾遍天下著有桐陰清語風義錄等書寓中江時與齊王谿參軍粵嘉袁翔甫大令祖志萬隱耕姚賦秋倡和流連詩酒相得益彰辛巳秋余至中晤司馬於楊柳樓臺如舊相識為錄其都中述懷詩云朝天萬里上金臺塵海今番眼界開自分出山同小草不辭衝雪共寒梅參方我學遊僧去遣嫁人嗟老女來聞道帝城樂數感雲龍可許角羣亦無田何敢說歸耕且東輕裝賦北征攬鏡驚心雙鬢改據鞍放膽一身行看花始達長安道如豆曹居短簿名休怪宰官遷太驟同袍幾輩早專

城圖畫江山滿路看嶼岫詩骨不禁寒丹黃自挾蟲魚業朱紫誰迎螞蟻官鏡海觀湖杭一  
葉車塵度嶺歷千盤此行定閱風霜苦纔覺安居羨伯鸞浮沈宦海十餘年先著輪他祖述  
鞭雙脚慣行千里路一心但信七分天飛騰何日山公薦物色誰人國士憐從此盧溝橋畔  
月夜深常伴客星圓時君正入都引見故為此言

李芋仙

忠州李芋仙孝廉士樂由軍功保舉知縣以事件中丞某解職歸遂絕意進取為人好俠好  
義揮金如糞土蘇州某方伯贈二千金一月用已盡居京師時愛優人杜芳洲動費千金或  
勸少節不顧也比罷職落拓海上猶豪如昔而芳洲已得意乃磨囊報之說者謂比李郎之  
於舉制軍為尤難焉芋仙詩有奇氣曾見庚辰遠遊詩云秫田輕擲等鴻毛便受飢驅敢告  
勞旅伴獨攜三尺劍俠腸終類五陵豪重攀白下當初柳一看元都去後桃醉倒陶然亭子  
上到時佳節趁題餠臨歧更觸故鄉情愛惜初心有此行敢倚文章留重價全拋福力換虛  
名憐才淚足流無盡感舊詩多記不清香火因緣湖海氣未應前路少逢迎

陳慧娟

陳慧娟女史寶玲秀水陳曼壽之嬌公子也工詩善畫人以不擲進士目之余因曼老曾得

其所畫梅花小幅。及山水摺扇。霏香疏淡。潑墨淋漓。真寫生妙手。所作詩甚多。錄其呈晚香詩。兼題江左游草云。烏篷白舫鏡中行。媿雅羣公到處迎。淮上明河篇賦罷。文章畢竟服先公。更有奇文奪化工。請到宜黃縣學記。源注先生居湖州。鑄金我欲事南豐。題畫云。筆仿襄陽妙絕倫。濃描淡寫見天真。夕陽帆影波光遠。水市爭喧晚渡人。

改李詩

徐州李鞠初秀才妻呂氏。美慧能詩。伉儷極篤。同心十載。一索未能。思子頗切。每欲令夫置小星。而艱於啟口。連就試金陵。友人代置席。姓女為妾。挈而歸。恐大婦不容。藏嬌別所。時推故往宿。未幾妾有孕。不能同寢處。思告呂。迎妾免臨產。無所主。比寢乃宛轉言之。至於屈膝。呂偽作慍色。改李玉谿無題詩示之曰。今夜牀頭露口風。別營金屋怕河東。綢繆久作雙飛翼。消息曾無一點通。喜得歡隨潮信杳。說來羞與酒顏紅。婉求屈膝儂心軟。豈肯臨危不轉蓬。明日果以鼓樂迎歸。月餘舉一子。閨中甚歡愛。人以為風流韻事焉。

詒安堂

上海王叔彥觀察。慶勳。為道咸時名士。與秦次遊。克第。張筱峯。鴻卓。吳清如。善洽等。中興詞。

學。著有詒安堂詩餘三卷。平生極服蘇辛。故集中多豪邁之作。祝英臺近云。日將升。煙未散。蒼莽滿堤柳。蒨縷無聲。穩潑水紋。蹴祇憐。翠岸涼紅。菰汀幽碧。把詩夢一痕。圍瘦。漫叉手。試看料峭寒風。渾欲刺。嗔袖裹。着衾裯。先喚暖芳酒。還教寄語。深閨客中風露。卻慣共鷺鷥。消受。寄家卜算子云。推倒四千年。幾個真名士。艷說書生報國心。僅仗文章耳。可笑甕中天。偏自誇青史。誰料昂藏七尺軀。只懼毛錐子。醉後鵲橋仙云。燈搖酒盞。煙霏香篆。簾幙侍兒休卷。憐他嬰母不知愁。鎮日把郎名。屢喚。三聲歌板。數聲河滿。觸起春心無限。宵來風雨太無情。又吹落桃花一半。

寫景

眼前風景。一經好手寫出。自然入妙。錢乙生師石湖云。越城橋畔頻回首。十八花牆賣酒家。申柳莊舟中云。橫塘一棹秋風緩。敗藕新菱入畫看。朱鄂卿即事云。手把重簾齊捲起。窗前閒遍小桃花。家敬齋郊外云。楊柳綠。維漁子。艇菜花。黃到野人廬。俞吟香遣興云。一抹谿光初霽雨。板橋叉手看春耕。葉綬卿木清云。菰蒲渚外張漁網。楊柳陰中出酒旗。陳少愚行舟云。閒鷺谿頭疑點雪。瘦螢水際當浮星。潘湘紅女史小園云。斜陽滿樹花爭落。錯認風前亂蝶飛。徐拙庵西湖云。一水綠環堤外去。孤山青到墓前來。家元卿叔祖谿頭云。溪上桃花凝

曉露分明映水一枝紅。王廉君京口云滿地月華疑潑水。隔江漁火當流星。孫則莊晚眺云日斜人影長過岸。魚躍波文圓作蚤。吳東詩客客路云。寒帷忽見前村近。一抹土牆開杏花。楊慎題壁云。野鎮荒涼村舍過。兩三茅店市梢頭。楊旭東題畫云。山半寺藏修竹裏。夕陽西下一僧歸。盧聽鶴水禽圖云。蓼花紅處芙蓉淡。水鳥一雙高下啼。無名氏秋色云。畫出河橋斜照裏。亂鴉衰柳片帆秋。皆畫所不到。

廉守

江夏胡鐵生太史全壽。刺揚州時。廉介愛民。宣臺若沈。通籍後。新舊通負。累數萬金。而先生泊如也。羣公子皆富於學。長以孝廉得知縣。銓選安徽。公每誡之云。去貪養廉。勉為正人。語不及私。乃到任未二年。忽得疾。一日前任太守。英式梁傑來拜。語移時揖之出。知將死。力疾作書上大憲。中有某一生貧困。多遺欠。然有子可以終償。今將別。切懇者。不開弔治喪。幸公項無虧。但使孤兒幸婦孺。得扶櫬回足矣云云。比死猶執長公子手訓曰。做好官。不要錢。復自作輓聯云。伏枕臣心愧官守。騎箕屬鬼掃挽槍。蓋公平日以天下為己任。時豈星夜見。故借以為聯中言。死之日。士民咸集。哭聲遍閭巷。幾至罷市。時光緒辛巳七月也。公嘗有解嘲詩云。有臺焉。用避無聲。復何懸。可想其清貧之概。



贈劍索劍

族素儀為樹棠。從媿。酒騰橋王毓仙秀才。嫁後樹棠以所藏寶劍贈毓仙。且寄詩云。慨贈龍泉劍。憑君寶匣藏。千金留故物。珍重莫輕忘。未幾毓仙賦悼亡。似有詩識。後樹棠欲索還。毓仙留劍贈以詩云。手把芙蓉劍。回頭淚點熱。情絲割不斷。割斷好姻緣。

菊社

庚辰秋九月。長洲姚芷芳。嘉興楊南湖。伯潤。金君免癡。於海上豫園大開菊社。南湖首倡二絕句。一時中外詩人和者數百家。紫桑而後。此亦足以自豪矣。惟二首原韻。最為難押。余獨愛止芳次韻二首。錄其一云。詩成莫漫肆閒評。對菊開尊醉有名。一角樓臺涼枕水。獨留花月占雙清。更製一聯云。勝事讓名園。淪茗登樓。對此三徑秋英。忽憶到白衣。送酒幽花無俗韻。呼朋入座。解到一官春夢。便容將馬帽題詩。時來遊者多俗。此聯蓋攝之也。倪思幼秀才亦次韻云。一籬佳卉植黃花。瘦影殘香處士家。可惜煙波數重隔。臨風空對幾枝斜。把酒登樓細品評。箇中高會早傳名。半簾花影西風裏。也學詩人骨格清。

課贊

詩關風化。隨氣運為轉移。自三百篇後。歷漢魏六朝唐宋。以至於今。家派之分別。作法之精。

巖幾令畏難者望而却步。其中一代有一代之詩。一人又有一人之詩。今之評詩者。動曰逼近唐人。神似劍南。而作者亦居之不疑。抑何可笑。夫果近唐人。不過唐人之詩。果似劍南。不過劍南之詩。非本朝自己之詩也。昔李義山白居易喜學少陵之詩。而集中全不似少陵。蓋人手必須由古人。所以有範圍。成功不可泥古人。所以能脫化。此詩訣也。

## 曉屏相國

吾家曉屏相國炳春。未遇時。嘗訪友他郡。失路宿破廟中。時過三更。月明如畫。轉輾不寐。忽聞東廊步履聲。疑為暴客微窺之。一青衣女子出廊下。行步蹣跚。面色慘淡。眉目渾然不可辨。向月膜拜。拜已。復入廊下。手持一物出門去。心知為鬼。即亦不懼。潛至東廊。覘之。一棺後和脫於地。始識為殭屍。乃藏去。後和欲窮其異。出廟躡之。見屍在于月下。若甚得意。竊拾瓦片。遙擲之數擲。一適中其顛。屍顧見人。反而追鄒入廟。急闔門。力猛局脫。屍追已至。鄒奔入庭。見敗垣。急逸而出。屍為所阻。不得行。但以手作攫人狀。鄒知其不能出牆外。拾亂石擊之。屍逸。鄒恐其從門中出。潛隱他所。屍乃去。入棺失和。仍至。窺於牆。鄒見其出。復擲以石。相持至天明。屍倒。鄒訴於人。使焚化焉。蔣少鶴為余言。然鄉間父老。從未有述此事。且譜來他書。亦無載者。姑存之以為妄聽。妄言而已。

寶帳

煬帝迷樓設寶帳。四曰散春愁。醉忘歸。夜酣香。延秋月。以袁貴兒等居之。瘦紅女士。煬帝本事詩云。延秋館啓玉成圍。天子多情召月妃。如許春愁消不散。醉酣香澤夜忘歸。蓋指此也。

論詩

閱學人詩。不可恕。閱女子詩。不可恕。評人詩。不可恕。錄人詩。不可恕。存自己詩。不可恕。論他人詩。不可恕。看詩。雖知家數。須要有眼力。作詩。雖有天資。須要有學力。律詩。易於絕句。近體。易於古風。轉韻。易於一韻。七言。易於五言。近時。海上盛行報紙。苟有所作。美惡同登。在佳者。固宜傳示於人。而初學。吟哦。亦思寄刻。宜詩伯之多。詞壇充塞也。

鵲紅

張鵲紅女史詩筆神俊。絕無脂粉氣。猶記其題木居士咄咄吟詩云。昨從海上駕帆來。親見飛濤捲砲台。番船畫閣軍鼓靜。舟山秋霽陣雲開。亦知議戰非常策。可惜安邊少將材。回首沙場成一喟。如麻白骨蔽蒿萊。女史有夢游天台圖。在蘇州徐姓家。葛蘭生女史題一絕云。回頭蹤跡謝塵寰。夢裏相逢采藥還。到得天台人不見。桃花如錦滿春山。

詩言志

昔有評學杜詩者云。人非天寶。官非拾遺。何必作此無疾呻吟。此意雖是。而言則太過。夫人各有志。志之所觸。發而為言。不得其平。則鳴。亦詩人之恒事也。聖人云。詩可以怨。三百篇思婦勞人之作。孔子尚取存之。倘學杜陵者。必性情相近。遭際亦同。而後有此牢騷抑鬱之言。如若性情遭際。竟如彼。而所作偏如此。是徒慕名而學之也。算他人之詩。則可。若作我之詩。亦殊無足取耳。

盧聽鶴

吳縣盧聽鶴先生。福昌。余幼讀時。即聞其能詩。而未得見。茲錄其游仙詩云。石室深藏太古初。洞門寂寂小龍居。瑯嬛久鎖無人到。仙吏從來不讀書。雁字云。秋風瑟瑟起江隈。蔓草初肥北雁來。寄語空中休作字。有人樓上望書回。題淮南朱嗙山集云。負才自古少知音。跌宕愁懷付短吟。同是壯心消不盡。秋風落日弔淮陰。楊妃云。雨淋玲瓏作秋聲。正好仙山賦定情。天上夫妻能久住。莫來人世誤長生。抵揚州云。天涯不少短長亭。今古江流肯暫停。自倚春風蓬脚坐。金焦雨點雨中清。輓李聽雨云。洵是人間八斗才。無端梁木忽驚摧。如君玉樹長埋處。值得西州一慟來。

楊妃

楊太真本壽王妃。古人言之詳矣。生時有玉環在左臂上。墳起太真二字。故名之。馬嵬變後。明皇思之苦。召方士王丹。致太真魂於殿上。如漢武見李夫人故事。妃復以玉環贈帝。相持痛哭。方士入幃。妃忽不見。僅玉環在帝手。方士曰。妃昔之死。尸解也。今為蓬萊某洞仙。相見有日。無自苦。事甚不經。與長恨歌異。故湯子廉比部續長恨歌。有多情天子常悲苦。空憶埋香三尺土。早知尸解惑君王。當年密誓曾何補。清虛府豈在蓬萊。金殿深深寶帳開。此日玉環誰出土。當年錦鞵。況成灰等句。蓋力辨其非也。

### 顧孝女

孝女顧嗣徽。字亞芳。號賦茗。金匱縣附貢生顧膺陞女也。生而明敏。幼讀一二過。即能背誦。十歲後棄讀。習女紅。有巧思。年十六。遇庚申變。隨父母避鄉間。閒居無事。父以文藝詩詞課諸兒。女聞而欣慕。從之學。間亦作詩。出一語雋爽。出兄弟上。半年餘。遂工吟咏。父母鍾愛。每嘆其不拗。女以是博堂上歡。藉以曲慰親心焉。乙丑寇退。回里。父母相繼病。女割臂和藥。結痂如杯起。具疏祈神。乞以身代。終罔效。沒後。女痛不欲生。屢思身殉。以救免。而哀毀骨立。病不能興者數月。初親之歿也。奸奴惡間其骨肉。誣語雜至。女更不聊生。勸者謂母之將亡也。以弟屬汝。今家庭之事。汝實鑿之。即不為自惜。獨不為弟計乎。况母命之謂何也。因含淚而

此兵燹後。祖廬盡毀。無棲所。兄又他徙。不顧。女乃挈弟居鄉。室暗如漆。且多閒人。擾乃閉門。塞竇。獨處其中。寒暑。每把卷坐。三年未嘗踰閤外。不知者。謂為無人。亦無有過而問者。於是學益進。著有綠香吟草數卷。腹笥甚富。嘗願所居曰。此史公蠶室也。夜臺况味。諒亦如斯。余得先嘗之矣。弟自塾歸。必詢其課。而飲食衣服調護必周。已別終年服素。亦食淡。有人來誘入佛教者。斥之曰。仙佛之說。余弗深信。至於食淡之故。非若輩所知。人各有志。毋相混也。其人慚而退。及服闋。為弟舉姻。乃以家務告新嫂。繼而笑曰。數年苟活。心事能償。今日可以告父母矣。舉所著詩詞。悉投之。火。謂此薄命詞。無留世間。徒使人酸鼻。是夕遂仰藥死。年僅二十六歲。時庚午二月。也有司上其事。得旌如例。咸誦孝女之名。余因伊弟願振卿所寄孝女事略。遂節錄之如右。

## 張和合

金匱張蓮洲步瀛詩云。西風刀尺一燈涼。塞外寒多妾自傷。只恐衣成難寄遠。萬回哥處暗燒香。萬回哥三字。或不能解。余曰。此和合神也。太平廣記。內載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兄戍安西。音訊隔絕。父母日夕涕泣。迴曰。詳思我先所要者。衣裘糗糧巾履之屬。請悉備焉。兒將往省。一日朝齋。所備而往。至夕返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袖出携歸之物。視之。果兄迹也。

宏農去安西萬餘里。故云萬迴。田汝成西河游覽志載宋時杭城以臘日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回萬里外。張詩當用此典。

馬相如

毗陵馬相如。茂才。寅清號柳隱詞人。性奇逸。甚鍾於情。嘗見其所著茶山草堂詩詞稿。詩筆秀麗。詞逼近夢窗。如夢令云。昨夜春風輕逸。吹徹暗香時候。消息落花初。試問東君知否。知否知否。應是一般消瘦。菩薩蠻旅店云。半窗冷月扶殘夢。寒光壓得孤衾重。何處折聲涼。無城一夜霜。短檠懸半壁。馬啣鬣無力。客路最淒清。荒雞第一聲。一痕沙云。記得綠窗人靜。低喚小鬟。肩並一笑。兩心知。倍嬌癡。明識蕭郎階下。故把紅妝輕卸。半响唾絲絨。罵。失風。高陽臺云。繡箔垂紅。重簾障冷。關心月上來時。望眼中天。憐他著意。矜持。嬌娥不是多情。甚。怎令宵肯恕。相思漫嫌。邊有恨。鍾聲。無恨。鐙兒。天風環佩。珊珊落。是。人間。青女。答付情癡。冰透纖痕。一般清絕。階墀。花容月貌。頻消受。想天台。例有分司。且休辭。畫閣閒尊。綵筆題詞。小梅花集成語云。擎天手。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温太真。周伯仁。此中容得卿輩若干人。茫茫四海。知誰是。劍拔弩張。空復爾。歌鳴。鳴。攘臂呼。復有昔年屠狗者。在乎。囊中處。嗟。無補。生乃與

噲伍韓伯休。李鄴侯。誰是英雄擔盡古今愁。豎儒幾敗乃公事。奴輩利財。促得志。操牙等冠。沐猴何必生子。當如孫仲謀。

張少崖

丹徒張少崖。廣文需次白門。風流好事。嘗作秦淮餞春詞三十首。綺旒多情。丰神獨絕。特選錄數首於下。詩云。梅柳曾隨春渡江。而今春恨酒難降。怕將紅豆相思句。譜入桓伊笛裏腔。近淮水閣綺窗疏。綠鬢和雲不忍梳。江令黑頭儂去問。春愁兩字怎生書。長板橋頭草已蕪。殘紅猶是逐春駒。東風不管花零落。寂寞清溪將小姑。繡被頻年賦鄂君。烏衣巷口勝斜曛。者番譜得春歸曲。抵唱當年白練裙。簾前流水響潺湲。簾外春光去不還。柳葉已粗慵學畫。遠眉幸有六朝山。清歌難覓叩君簫。尚有遊人盪畫桡。聽說春歸眉欲蹙。榜枝搖瘦女郎腰。春光荏苒信無憑。三月繁華悵秣陵。為問麗華祠在否。掃花愁煞悟禪僧。

輪船考

黃帝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中國舟楫。當以此為最古。自是而降。若秦之太白。吳之軸轆。隋之五牙。宋之神舟。元之皮艇。其自出聰明製就者。公輸子則有木蘭。漢武帝則有戈船。漢成帝則有沙棠。虞允文則有海鱧。侯景則有龍舸。王濬則有樓船。郭若則有青翰。類皆



變通古制。隨時定名。要不若近日輪船之妙也。按中國輪船之說。始於宋史楊公鄱陽湖之戰。偶一用之。今奉西之輪船。其說聞於國初康熙間。然略而不詳。且祇有明輪。未識暗輪之用。乾隆時有西人從中國帶去暗輪小樣。方知勝於明輪。時中國海禁未開。運載多用快帆船。有一枝桅二枝桅三枝桅名目。大者可容一二千噸。開駛遍歷地球。國初有桅帆船。駛來中國間。亦偶用輪船。皆以馬牛人力推挽。勞而無功。英歷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有巴柄者始得用汽之法。欲向博物會借銀。試造一船。不允。厥後英人納各美及華特始以汽運輪。於是美和加人富當亦造輪船一具。制小而行疾。一刻行十五里。富道使之監造。自後相繼而起者。瑞士國人用鴨掌之形。法人用龍骨於船底。自首至尾。轉動不息。皆以汽機鼓動。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美人又造一船。用吸水筒。令水自船首進。船尾噴出。其船自能前行。然用汽均在鞴鞴以下。若鞴鞴上下用汽。則以華特為始。英歷一千八百零七年。美國黑生河有柯立而孟船。容一百六十噸。越十一年。倫敦德末斯河有克斯船。祇容七十噸。後蘇格蘭人那比而造穿部來船。容九十噸。此時輪船雖各國通行。然制小而行不遠。造一千八百十九年。英國造一船名些凡臘。容三百五十噸。汽力之外。兼用風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又造奉東輪船。長六十六丈。寬八丈三尺。深五丈八尺。明輪一馬力千匹。暗輪一馬力千六百匹。桅杆

六。烟囪五容二萬三千噸。以其難於行遠。遂廢置海中。時英國商船有二千餘艘。戰船尚不在內。考其大略。始用一輪。凡三頁。繼用雙螺輪。今則有用六螺輪者。鐵甲戰船。創於咸豐五年。在英法合攻俄國時。鐵厚四寸半。法國始造者。名俄利亞。三年而成。鐵甲加於輪身中。設首尾無之。既而英德相繼創造。遂有水雷船。衝船。礮臺輪等名目。而鐵亦日益加厚。有厚至三尺者。水雷船體小。物堅行速。衝船利於擊撞。為美人愛立克生所創。首尾近水之處。裝置銳大鋼角。一下鐘行五十里。轉動靈捷。遇者輒碎。礮臺船亦愛立克生始造。船首水下。有時刃。以備觸碰。駁位。一切安置妥當。船出水祇三尺餘。船而鐵木各一層。內有大力機器。與雙暗輪。鐵甲三尺四五寸。板中釘大抽木。臺中大礮三活台。并用機器紐轉。靈便殊恒。英國船局總辦里德。始猶以美之礮臺船為非。今亦盡心仿造。圖中已有六七艘。每船有礮台二。船面俱鋪鐵板。嗣因鐵多船重。二台佔地太多。易於受彈。故改為一台。其鐵要處厚。而間處薄。排礮均在高處。大抵兵船之礮不在層數之多少。而在安置之得宜。直攻橫攻斜攻反攻務須轉圓如意。考西國記載。愛立克生自得造鐵甲船法。名重各邦。後將其法授法王拿破崙第三。繼而與司米德合創暗輪船一艘。名波零司。而獨巧其製。直行汽機。能在船內水面之下排列。令其不露。刻下此法最善。各國從之。其鐵甲船之最強者。為意大利。前已造有

兩艘。一名哆伊羅。一名單大羅。各砲台兩座。每座置一百噸。大礮兩尊。彈丸重二千五百磅。今又造一鐵甲快衝船。名盧基隆。的落利屋。亦有礮台。船長三十二丈八尺。闊六丈八尺。深三丈六尺。壓力一萬六百噸。身裹純鋼。後膛大礮重百六噸者兩尊。首尾巨礮四尊。小礮十尊。連環礮二十六尊。水底放水雷機器兩具。行船機器兩具。各馬力五千匹。以上三艘。天下之鐵甲船無有出其右者。迄今地球各國戰船。為數之多。以法蘭西為最。故鴟張跋扈。先佔我南越。繼擾我台疆。無理之尤。令人髮指。而要亦有所恃而無恐也。夫窮兵海徼。本非王道所宜。然時勢遷流。已成戰局。從侈口於三王五帝。安得與夷類爭雄哉。

三借廬筆談卷二

金匱鄒汝翰飛纂

李蘭

倦繡吟遺稿為吳縣汪峻卿茂才元配潘季蘭女史所著。峻卿故後其弟翰執持稿來且謂曰：先生憐才表德有美必搜此可採入贅譚乎。余錄其感懷云：每值殘秋候吟懷暗自傷。烽煙千里擾風雨一燈涼。壓線終成拙吟詩且學狂。最憐炊屢斷支絀計閨房。新秋寄外云：新詩強半是悲秋。遙寄天涯慰客愁。屈指歸期應漸近。待陳瓜果拜牽牛。哭魁兒云：死轉癡情痛莫支。清宵又夢弄兒時。泉台果有還魂事。但許重來不恨遲。桂林陽小谷司馬聲先題其稿云：絕世丰神出世姿。一編香草美人思。自從倦繡遺吟稿。黃卷爭傳幼婦詞。山陰王又川學川題云：天靳才兼壽。人疑善不昌。古今同一哭。中慟更堪傷。貧薄詞章富。艱難孝義彰。明珠三十六。應發斗牛光。

畫梅

建霞為余言。湘陰彭雪琴宮保玉麈。幼時玉貌風流丰姿俊雅。隣女梅仙見而悅之。託姬致意。願委身以從。宮保感其意。頗首肯。後格於勢。事遂寤。女因而致死。宮保傷之誓願畫梅花。

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富塞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滿仙詞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或謂此事未確可以不必流傳其兒女英雄多情一轡無庸為賢者諱也

曹朗甫

吾鄉曹朗甫茂才國錫長厚多情與人交始終無貳意年未壯即歸道山人皆惜之平生喜吟咏著有亦倉書詩稿雜詩云新製春衫著體便風流儀度愛翩翩多情誰似臨溪柳慣向長堤看少年輕風拂拂扇微和鬢影衣香小隊過最喜今年天景好晴時較比雨時多采蓮云新試羅衣別樣紅低頭生怕有人逢如何覲面漁郎至不看蓮花只看儂

琵琶道韻

琵琶行一首風流韻事千古豔稱嘗見錢塘梁管竹孝廉一絕云夜半琵琶發曼聲青衫司馬淚縱橫空江一個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此意未經人道無錫侯暮莊明經鄉闈落第有索題溱陽琵琶圖者明經作七絕應之曰我為卿卿喚奈何秋江寂寞悵空波蛾眉莫怪

終身悞自古商人重利多。登筵一曲怨秋嬌。別鵲離鸞枉斷腸。紅袖青衫同薄命。琵琶冷落况文章。四絃彈罷不勝情。痛到香山淚滿盈。一自蘆花楓葉詠。年年江上滿秋聲。

嘲吸煙

自外夷通商而阿國芙蓉膏。流毒殆遍中國。近更有加無匹。幾於家置一燈。至有婦女亦嗜此者。蘭房麝室。而以此等物濫廁之。殊覺不雅。有人作斷句嘲之云。寶奩分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為雲為雨復為煙。

情殉

英雄兒女千古並稱。吾輩多情。固無庸曲為之諱。然須斟酌乎事理之宜。而後無乖於正。乃有事出萬不得已。而以一死殉情。如番禺陳南海者。夫亦可憐不足惜矣。陳富家子。敏慧能吟。尤善書法。真書得松雪真傳。草書則神似懷素。藏有象管兩枝。每有所作。不輕易贈人。得片紙珍如拱璧。嘗着蘇妓白玉香。有終身約。格於父母。不得遂。乃吞金死。死前盡焚其稿。惟僅存緘封所書代李康民作簡蘭英三絕云。算來話別已多時。別後初嫌相見時。記否並肩私誓語。此情只有兩聲知。料是新愁兩地同。夢魂猶繞桂堂東。無情豈但湘江水。翦斷秋波信不通。家在蓬山第幾村。青苔暗鎖白雲門。何時明月紗窗夜。倒盡鴛兒酒一尊。其外復

有舊院尋春圖三首云。踏青此地易魂銷。回首荒庭往迹遙。賸有多情隄畔柳。春來依舊舞  
纖腰。六朝金粉已成烟。尚說當年貯管絃。隔院一聲長笛杳。夕陽紅到酒旗邊。一痕殘月遠  
峯低。芳草萋萋故徑迷。花外秋千空弄影。滿林紅雨亂鶯啼。兩詩一真一草。現存張硯農茂  
才處。易簧時微吟臨流淺土斜。月芳祠八字。凡數遍。宛轉而逝。以青年妙緒。而竟為王伯輿  
之所為。殆真癡心男子歟。

詩箴

昨非錄載文成公與人書云。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  
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余按此言。真少年才子藥石。故舒城沈季堂哭友詩云。修短難將  
理。問天人間福慧總難全。他生好向閻羅乞。少占才華自永年。

侯翔千附錄 瀚生

錫山侯翔千茂才家眉。俊才綺純。自顧無傳。余耳識數年。未嘗謀一面。己卯秋試。道出梁溪。  
訪吳念農秀才。於案頭見翔千題李香君三十六歲小影。臺城路兩解。亟錄之。其一云。南朝  
遺迹飄零盡。美人尚留眉嬾。社黨陳吳。閩兒馬阮。一例西風未季。鬚眉試數。笑哀哀諸公。誰  
如兒女。往事沈吟。杜鵑啼斷。秣陵雨。淮流北軍飛渡。奈齊梁癡夢。未醒歌舞。滿目江山。斜陽

影裏消得春燈一炬。梁空燕去。問全殿薰風。幾曾藏汝。舊日侯生。展圖翻弔古。其二云。生銷三尺吳霜重。桃花舊痕猶在。已減半情。全消粉黛。遍閱興亡如許。徵歌漫興。想當日香樓守紅最苦。圖就真真。鬢絲眉影。總淒楚。人間碧雲朝暮。問吹簫舊侶。飄零何處。罵座鸞台。卻食鴛閣。傳遍云亭樂府。男兒看取。倘不上凌烟。讓伊千古。除了清才。豔詞休浪賦。同是錢澹生茂生。亦次前調原韻云。丹青不寫人憔悴。盈盈遠山。暎曉日妝樓。媚香莫問。已逐椒宮離黍。前程細數。想訪翠娥香。一時士女。扇底桃花。斷紅零落。化紅雨。旗旂片帆飛渡。怎安排燕子霓裳。猶舞羅幕風尖。畫橋花豔。淚灑難灰。蠟炬天涯。即去羨桃葉。桃根有人接。汝道恨如新。竭來成往古。又云。仙仙已去。留餘影。亭亭鏡中春。涵如是腰。又橫波眉黛。往日風流何許。而今試與。較一樣滄桑。消沈誰苦。陳迹難尋。尚書門第。已荆楚。芳華縱教非舊。只秦淮煙水。招魂無處。蒼龍登場。彩鸞驚夢。怨煞中朝少府。歌筵聽取。况省識春風。更傷前古。可惜文園。却餘猶獻賦。茂才名廣濤。為揆初先生。合嗣少工吟詠。有冬柳詩四首。贈炙人口。詩云。飛龍藥店瘦難支。曹記傳神太液池。別樣宮眉銀管秀。常年殿脚錦帆知。極天遠候歸征鳥。五夜寒星澀酒旗。寄語東風鶯燕侶。枯條轉盼最高枝。天涯風雪澀弓衣。望裏樓臺影更非。量帶十圍鶯。易老鶯絲千縷。見應稀。空枝壁月。應相照。隔浦銀雲凍不飛。縱使渡江消息近。征人



心事又重違。莫循紫陌問鳴珂。瞥眼蕭森奈爾何。勝地畫園全粉盡。故人消息白揚多。臨腸  
罷。歷吳姬酒。踏月齊疑杜渚波。元髮如君休更短。新翻捉搦不成歌。流水寒鴉路舊。慣從  
昨夢感青青。日斜斷岸猶聞笛。潮落荒陂不種萍。隔竹已驚山慘澹。飛花重恨雪飄零。比來  
怕憶屯田曲。欄外西風不可聽。

顧月卿

申江為華洋雜處之地。銷金錫子。滿地煙花。夾道青樓。大半庸俗。有顧月卿者。本揚州官者  
女。父死。家道中落。從母來滬上。私立門戶。不與眾妓處。故知之者鮮。母死。無依。始入平康籍。  
然名猶未噪。月卿本能吟。至是盡棄之。專習歌唱。半年而藝精。遂有王孫公子。奔走妝臺。為  
月卿牛馬。有福建姚生者。風流玉貌。少負才華。以事來申。聞月卿索頗克。乃傾心相與。月卿  
亦甚愛其才。不以纏頭相責。陳詭稱孝廉。將應京兆試者。一日至月卿處。忽歎欷泣下。問之  
則曰。川貨已竭。無力至京。惟有一死殉情。將與卿纏綿不久耳。月卿不知其詐。立出三百金  
相贈。約試竣回申。圖偕老。陳一去不回。待至兩年。月卿始他適。然猶悒悒不歡。作寄懷詩十  
首。中有紅閨少婦傷春淚。紫塞征夫憶遠心之句。嗚呼。癡情如此。愛才如此。吾遇月卿。願為  
妝樓掃除隸。特恐風塵青眼負。此寸心耳。

君臣姊妹

秋雨盒隨筆有別久愁看花姊妹病多難配藥君臣一職而歸德周星徽女史病後云病多漸識君臣藥別久還思姊妹袍西江尤應台明經寄所歡云姊妹花從愁裏憶君臣藥半病中知皆將數字顛倒用之不甚更易亦一奇也

宮怨

班姬團扇之吟梅妃珍珠之詠深宮密院中道棄捐回憶恩寵之時歌罷酬綾春寒賜錦以今較昔蓋亦大可憐矣況乎燕子東來自傷命薄下陳玉貌有終其身而不能望幸者反不如民間伉儷猶得雙宿雙飛過一生也元順帝時寵妃程一寧有絕句云蘭徑香銷玉輦蹤梨花不忍負東風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硃砂養守宮懷怨之情溢於言表

網珠

江山船伎柳愛春廣州人豪使能詩與田生有終身約田需次鄰省久之無信愛春思之苦擊棹尋之忽颼風起舟覆海邊有求魚者張網得之遂遇救更名一丹春尋田述其故相與慶慰畫網珠圖宋鹿園孝廉題浪淘沙一解云風吼大江潮浪湧山高蛟龍跋扈海魚驕為覓良緣浮一葉豪氣驚消鷺地覆輕帆臨身逐網誰知忠信涉波濤性命重爭漁父網又覩

花嬌。

子安誤用典

王勃滕王閣序。南昌故郡。按唐以前。南昌稱縣不稱郡。西漢南昌縣豫章郡。東漢南昌縣揚州豫章郡。晉代與東漢同。南宋揚州作江州亦名縣。南齊同唐屬江南道洪州。宋屬江南西路隆興府。元屬江西省龍興路。明始作府。屬江西。又縣名。屬江西省。周顯德六年。南唐始升為南昌府。是南昌為府當在唐後。王氏不知何據稱郡。且云故也。子安年少。典實恐未必精。况當時操筆立就。無書可攷。或因此而誤歟。

共賞集

太姑丈錢秋潭先生哀集。故友遺詩為共賞集。凡數十家。劉辰生題二律。錄一首云。菟羅甘。載未因循。辛苦編刊付手民。筆墨叢殘。師友淚山邱。零落醉吟身。長留詩卷知何日。角立詞壇更幾人。篋行集成同感舊。重經展讀為懷神。又題上海劉書棋晉遊草云。遠遊蹤跡雪泥鴻。百感蒼茫曠覽中。河曲濤聲來湖漠。太行樹色倚晴空。句違奇景才逾拓。筆挾高秋氣自雄。宗老即今推健將。長城堅守更誰攻。

感夫詩

女子適人定終身苦樂所夫不良便鬱鬱不能解非若男子之曠達也新建程伯明少喜狹邪遊迷香洞穩樂而忘歸妻張玉儀愛之寄以詩云歌舞樓中列綺筵等閒花草亦因緣可曾記得癡情性卽不歸來妾不眠程讀之泣而返伉儷愈篤從此不出

異俗

南甸宣撫司屬有婦人能化為異物富室化牛馬貧者化貓犬至夜伺夫熟睡以短木置夫懷如夫即覺仍與同寢否則婦隨化去攝人魂魄至死食其尸肉故死者之家必多人聚守至葬乃已客過其境時相警戒不敢睡又孟密所屬有曰地羊者當官道黃睛鬚面狀類鬼翦自膝至面以舊銅器聯絡為飾有妖術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耳鼻而不知過其地者必曲意承順投以鉞線果食不則離寨死而腹中皆木石矣

武將粗率

張壁田軍門起於行伍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官至提督所賜黃馬褂雖軍中倥傯必著之戴珊瑚頂蓋故炫其榮所以激勵將士也然目不識丁軍書投贈至有顛倒閱之者惟恃幕中人為主同時有吳總戎眇一目所戰必克敵聞其名皆退避有吳瞎子天王之目亦不識字嘗延僧道薦先僧請三代諱氏瞠不能答久之方悟笑曰不拘便了僧不敢填疏吳乃召文

案撰付之武將粗率大都類此

寄生稿

錢辛生媵伯家吉。有寄生詩稿數卷。經難燬於火。茲從共賞二編中錄其詠新月云。我意愛新月。人皆愛月圓。月圓容易缺。新月最嬋娟。晚登隱仙樓。登樓放眼意。茫然雲樹千家入。暝煙波影綠。浮新漲水山光青。媚晚晴天狂吟直欲聲。驚鬼小飲何妨酒。學仙值得此間謀。息壤間招猿鶴。到窗前。白荷云淨根清。託碧雲卿。不愛濃妝愛淡妝。風裏納涼池畔立。月明如水只聞香。

采菱曲

采菱曲。須要兩意夾寫。方有情味。無名氏云。故棹入菱塘。閒鷗對對起。風來歌亦香。身入菱花裏。元和呂湖之先第秀才云。蕩槳回塘天盡綠。雙雙鷺起。鴛鴦宿。菱絲十丈引波長。如妾相思無斷續。山陰方月如云。蕭瑟橫塘苦妾心。尖尖菱角刺愁深。情波更有絲如許。引起相思何處尋。吳縣陳實甫學瀚云。瘦損菱花漫整容。撐回小艇鬢蓬鬆。相思怕被菱絲繫。可奈雙鴛。慕地逢余尤愛楊荅震先生芳燦一絕云。湖上輕風吹面涼。紅巾拂水浪花香。菱絲不解牽郎任。只共相思較短長。名家吐屬畢竟不凡。

金鳳鈿

湯臨川牡丹亭曲。膾炙人口。相傳揚州有女史金鳳鈿。蘇州人。宋姓。其父母皆故弟年尚幼。家素業。饜遺賢甚厚。鳳鈿幼慧。喜翰墨。尤愛詞曲。時牡丹亭書方出。因讀而成癖。至於日夕把卷。吟玩不輟。時女未字。人乃謂知心。婢曰。湯若士多情如許。必是天下奇才。惜不知里居年貌。爾為我物色之。我將留此身以待也。婢果託人探得。耗知若士年未壯。已有室。時正待試京師。名籍藉傳人口。即以覆鳳鈿。鳳鈿默然久之。作書寄燕都達意。有願為才子婦之句。年餘無覆書。蓋已付洪喬公矣。復修函寄之。轉輾浮沈。半年始達。時若士已捷南宮。感女意。星夜來廣陵。則鳳鈿死已一月矣。臨死遺命於婢曰。湯相公非長貧賤者。今科貴後。倘見我書。必來相訪。惟我命薄。不得一見才人。雖死目難瞑。我死須以牡丹亭曲殉。無違我志也。言畢遂逝。若士感其知己。出已貲力任葬事。廬墓月餘始返。因理金氏產。并其弟。悉載以去。後弟亦成名。楊雲生為余述。

智女

江甯黃婉梨女史。名淑華。早失怙。歲癸丑。髮逆臨金陵。女甫五齡。兄乃珪。邑諸。以母老且病。弟妹幼。倉卒不及避。匿農圃。以免。女天資聰穎。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姿。母

兄深以為憂。女曰：無慮。兒讀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甲子六月，官軍復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殺兄於庭。素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并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詈，求速死。兵笑曰：予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偕行者，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開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一帛書，自述顛末，並附十絕。又一紙糊壁間，與帛書同。此同治甲子元月十八事。時女年十七也。葛隱耕孝廉有長歌詠其事，載寄庵詩鈔中。余不奇官兵之死於女手，而獨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賊手，而反死於官兵之手，而更奇女因計死官兵，遂縊而死，亦不啻死於官兵之手。然則官兵之為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為官兵者，更可知矣。

倦繡吟

倦繡吟草為琴川繆珊如女史寶娟之作。女史妙才淑德，幼有令姿，妙式如，妹晚如，皆能詩。女史適本邑李搏霄中翰，挈之京師。江山助夢，風月含雅，詩筆益工。月夜聞笛，次韻如妹韻。

云。夜色涼於水。誰家玉笛橫。似將淒切調。吹作別離聲。楊柳關山怨。梅花客館情。倚樓三弄罷。餘韻滿江城。過朱仙鎮岳忠武祠云。祠宇千秋在。風雲擁渺茫。但逢唐太子。便是郭汾陽。凜凜餘生氣。茫茫吊戰場。平沙望不極。今古感興亡。鐵馬云。一片瑋琤何處尋。擁衾轉覺嫩寒侵。春風樓閣鶯鶯夢。秋雨簾櫳碎客心。如遇廬陵應續賦。縱非伯樂也知音。本來齊備金珠盡。莫笑依簷伴苦吟。馬嵬坡云。女牛密誓總難論。坏土青青尚淚痕。一角荒山春寂寞。月明何處喚香魂。夏夜云。石闌西畔竹簾東。紈扇輕搖趁晚風。七尺湘簾扶不起。半階花影月明中。春日云。垂楊千縷拂簷低。十二湘簾卷未齊。深院無人春寂寂。碧桃枝上一鶯啼。又如燈影三更靜。煙痕一縷斜。陣雲千障合。塞草滿城秋。苔垣容積水。樹杪漏斜陽。四圍遠樹低平野。一角斜陽上小亭。風送清聲鳴竹葉。月扶瘦影上梅花。等句頗可誦。婢式如有寄懷詩云。夜涼如水薄寒侵。回首歡情思不禁。何日伊川重證夢。一簾明月寫秋心。雲山迢遞意悽然。別緒無從寫錦箋。重憶小園同鬪草。春情如水總年年。此詩蓋珊如者也。

女中狂

乙亥春有吳姓母女。坐薄笨車。招搖過市。自云係某觀察夫人。為觀察所棄。遂寓之蘇。寓程姓客棧。母女好學工吟。熟通典籍。而落拓殊甚。俞吟香聞其名。訪之。女誦文選。如夙構。論駢



儷。陳吳嘗出詩稿示人。余但記其女。即事一首云。一雨忽收雲。殘蟬沸滿天。中庭殘暑退。前渡濕雲連。山遠淨如拭。林深涼欲煙。詩情秋洗透。癡立小橋邊。又寒林落日羣鴉下。秋夜西風一雁來。寒燈多悽淡。歸夢不分明。兩聯皆佳。

楊利叔逸事

秀水楊利叔。嘗遊都中。圖通孝。有老衲見之。謂人曰。楊君前生。乃本寺靈蛇也。事雖無稽。亦似有理。蓋其舌常吐口外。夏日喜卧陰濕地。嘗謂人生之樂。無過於此。亦無他疾。更喜畜龜。見某將軍家有白龜。乞之不可。隱懷於胸。盜後槽馬。夜行百里。探胸視之。死矣。哭瘞之。嘗洗龜庭中。大小羅列。適有所交。某中丞來拜。略不顧。洗畢。始起為禮。其性癖如此。在蘇郡書局時。曾出遊市上。見一少年。哭甚哀。一人以銀一色與之。不受。怪問之。知少年幼。聘某富紳如後家。漸落紳悔盟。遣人持所受聘金返少年。令作退婚書。如不從。則吾女將嫁。十日內。須以三百金來。方過門。為若婦。蓋知少年貧。必難措巨資。所以難之也。利叔廉得其實。解散衆人。詢少年里居姓名。而謂之曰。汝回去。待我十日。庚帖切不可還。退書切不可寫。聘金切不可受。我為若謀之。成即幸也。乃赤日張繖。歷叩所交富室門。得如數。贈少年。富紳無辭。遂以女嫁。其生平事類如是。餘見李子遠先生所撰傳。

顧仲安

道光時吾鄉顧仲安。聞均工詩。蓋富收藏。一門風雅。愛盆梅。搜羅各種。一經栽培。罔不入妙。每達元夜。城外樂王廟。借其梅以為供。觀者濟濟。藏有古琴。名玉玲瓏。遊蔡玉玲瓏館。首唱盆梅四律。和者甚衆。久而成帙。刻玉玲瓏館盆梅唱和詩。分初續三為三冊。館中陳設諸器。無一不作梅花式。與僧覺阿尤交好。嘗聞劉韻珊中丞。在都中時。遇有與顧相識者。中丞輒問曰。仲安安否。近日雅興如何。實則中丞但聞其名。見其詩。並未謀面也。其為人傾慕如此。

寶崖竹枝詞

余於書賈處得錢塘陳寶崖。珠桂堂詩鈔。略鈔中有西湖竹枝詞。風情獨絕。句云。山抱雙湖。湖抱城。盈盈桃柳一隄橫。橋名錦帶非無意。莫是當年繫薄情。翠壁紅窗幾處鄰。珠廉繡幙各家陳。欲知樓上無窮景。畫裏春光鏡裏人。南峯舊與北峯齊。兩處朝雲暮雨迷。峯若與郎同薄倖。朝還東向暮還西。美人家住湖水湄。生小學得竹枝詞。只因斷送長條盡。不唱柳枝唱竹枝。又有古宮詞四十首。自吳迄明。皆擇其未經人道者。詠之。措辭命意。別出一杼。余按吳為曹秋岳弟子。故其詩秀雅。頗得師承云。

百花冢

百花冢在白雲山。地名小梅坳。明季張二喬麗人所葬處。二喬本歌者。生前著豔名。沒僅二十一歲。彭孟陽為營此冢。一時諸名流各植一花於墓。遂以傳名。咸豐乙卯。番禺陳奎恒起。崇等約同人醜金重修。未果。馬嘯巖孝廉有過百花冢詩云。穠華深護殯宮門。猶把風流韻事論。地下玉人何處去。百花香裏賦招魂。

### 江南有猿

徽州巴蜀多猿。江南山中罕有見者。余自金陵應試返。阻風燕子磯。舟坐無聊。閒步岸上。性愛獨遊。乃翻南小嶺。從復徑迤邐而行。至所謂勞勞亭者。上有從此天涯四字。已剝落不可識。復折而西。附葛攀藤。行草莽亂石中。有里許。見面前石壁高可四五丈。蘿薜垂垂。濃陰欲滴。下則古松數株。愛其靜。選石憩坐。出所攜酒。飲而賞之。忽喜然一聲。壁上墜一物下。驚視之。猿也。拾石片擊之。逸去。仰壁上復有一猿。眈眈視人。若甚驚者。擊以石。亦墜下。余手無器。與不能擒。亦逸去。歸後欲吟。未就。後見震澤王夢麟賈尹廷鼎入越吟詩。有鮪澗藤梢突下猿句。不覺拍案稱妙。然江南山中有猿。無人知者。記之以廣見聞。

### 四子書別解

論語作者七人節。與逸民節。原屬一章。而不降其志。與下自為一章。原思為之宰。本從上承

口氣而來非記事也。下子曰二字應刪。毋以與爾原屬一句。毋猶言毋甯也。孔文子本非孔圍。朱子乃以孔圍當之。不思易名舉謚乃彰善大典。觀孔圍所為。直是小人無忌無憚之心。豈聖人輕許之乎。况勤學好問。舉動必法聖賢。曾孔圍而能之乎。大學小人之使為國家之使。應倒轉作使之讀。陽貨謂孔子曰。節兩曰不可之曰。乃陽貨心口相商之詞。非孔子之答辭也。我將仕矣。方是孔子之言。故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孟子宜與夫禮句。與字作平聲。為一句。下夫禮又自為一句。言聞命而反不朝。宜乎恐於禮不合也。志至焉。氣次焉。次字解如左傳。次於滑。次於乾谿是也。不日成之。非作不終日解。靈臺雖殊。瑤臺之壯麗。然經營非易。豈聖如文王肯驅數千百人。不終日必要成之者。此不日。蓋言不設期日也。政建大夫不自季武子始。宣公元年。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以定公位。時已預國政十八年。歸父如晉。欲去三桓。文子逐東門氏。遂獨秉國政。則文子已專國政矣。五十學易。本與雅言一章。且五十不必作卒。可作大衍之數解。蓋詩書禮皆可言傳。易則必須學而後明。故禮加孰字。易加學字。不挾長之長。應作平聲。蓋他處長字。皆註上聲。如膝更章。挾長而問。長字註明上聲。此處並未註明也。寢衣長一身有半。言長較一身僅有其半。非一身之外。再加長半身也。夫右袂且欲其短。而寢衣乃如是之長。如何著。如何脫。將立於牀上。而始著。始脫乎。累墜煩勞。聖人

必不至此。况中宵偃卧。豈無衾裯。何藉此一半之衣以覆足哉。

沈夕陽

長洲沈閔生孝廉傳桂。又號伽叔。工詩古文。詞著有東雲草堂古文集。鮑葉齋詩稿。俱未刊。僅刊清夢齋二白詞四卷。穎怨若哀。幽情孤豔。直駕南宋諸家而上之矣。先生與曹良甫。朱酉生。彭詠義。潘功甫。韋君繡。吳清如。頤道先生。為吳中七子。又後與從昆弟朗亭輩。結社稱北郭十子。詞中愛用夕陽字。故吳中皆以沈夕陽呼之。小浮山人云。走報城東沈夕陽。蓋紀實也。家素守不殺戒。禽鱗充後圃。生趣盎然。孝廉生於乾隆丙午閏四月。沒於道光己酉閏四月。生死皆閏。且逢四月。亦一奇也。所著二白詞卷中。如花心動詠荷云。蘭麝皺寒溪。清芬依依野橋荒渚。十里斷煙。青蓋亭亭。忍覓躑波游女。夢携單舸。迎空翠。正秋在瘦蟬吟處。墜歌晚。湖雲自澹。綵鴛何許。嬾賦香邊俊句。人獨倚斜陽。怨紅誰主。落盡舞衣。南浦西風。付與一鷗涼語。露珠濃滴。仙盤碎。妝鏡冷。豔痕流去。正岑寂。蒹葭更搖暮雨。醉落魄云。繁雲飄颻。梅英落盡。聞淒唱。江亭細雨。香塵漲。短草平波。僅送人雙燕。斷夢零散。剛半响。黃昏嬾揭紅羅帳。一痕斜月。妝樓上。暝翠低煙。愁寫鸞樣。生查子云。斜日小樓西。淺露梨花面。瞥下靴金鉤。隔斷穿簾燕。春草玉鞭香。遠赴櫻桃宴。萬一踏青來。陌上重相見。

詩徵福澤

詩以言志下筆措辭可徵福澤有同詠一題而哀樂異情邪正異趣者此心性使然遽難勉強也瘦紅女史葛蕙生秋海棠云幽怨盈盈露空階消瘦不禁風斷腸染出胭脂淚化作啼妝一樣紅妹蘭生云秋芳一簇曉含煙相對嬌紅鏡裏妍不似春華工獻媚濃香冶態博人憐兩人一以哀一以正者也吾邑談晚香女史云紅妝別自占風流飲露含煙七月秋同荷多情閒愛惜平生從不識春愁滌江紅羽仙女史云密約難尋瘦莫如妝成空負好丰姿中庭明月無人見正是含情悄立時此又一以樂一以邪者也詩雖各有妙處而性情厚薄遭際遠殊蕙生之遇人不淑無論已若羽仙之妙齡遭亂誤墜平康厥後從良仍逢薄倖營營以死豈非詩關福澤耶

鏡中人

嘗於照相家見有窺鏡美人貌甚娟麗愛之價昂未置旋為他人所得後訪鴛湖孫辛田照見鏡頭詠鏡中人一解即指彼美也余告之故辛田狂喜自謂老眼無花因亦倩余和之茲錄辛田詞云罷新妝還對鏡一笑菱花斜映數粉調脂鏡竟眼溜秋波淨楊柳丰姿蕙蘭心性欲叩卿卿芳姓無那幾聲呼不應怕有羞紅暈

鴛鴦陣

戚少保喜用鴛鴦陣。每陣連隊長共十一人。隊長舉旗。在前之右偏。陣前二人各舉大藤牌一圓。一如圭平列。執狼筓。長八尺。首有利刃。長一尺。刃下約者二。各跟一牌。以防拿牌。次列長鎗四人。每二人分保一筓。後短兵。長六尺。二防長鎗進老。可以相接。凡持牌者。選力壯。筓選靈捷。鎗選修長。兵選精悍之人。各有長腰刀一柄。短兵則否。如遇敵之長鎗向上。則以牌抵之。使從頭上過。向下則以牌押之。向左則筓拿之。向左則短兵以腰刀砍其脅。若在抵拿之時。左右長鎗須一齊急出。短兵隨鎗出殺。以防長鎗伸進。太過不及。收次則深。短兵接氣也。陣中或添藤牌兵二人。隨長鎗滾出。短兵繼之。如敵人亦有十餘人。則執牌者低頭前進。左筓防左。右筓防右。各隨左右筓出殺。短兵隨鎗出殺。藤牌乘筓勢滾出。循環相應。故所向有功。

大愚和尚

余在山中時。曾遇一大愚和尚。時從羅浮來遊洞庭者。據方外六來云。大愚以軍功加二品。相歸隱。其姓名從未示人。無知者。數日即去。嘗見其篋中。手定經世新編。都行兵要訣。禦砲之法。尤為詳備。大約以五行生剋水以制火。可以反砲傷敵。別有煙火算風順之日。吹去。能令鎗砲不靈。其論遁甲陰陽二遁。

配以干支十二宮。共陰陽各三百六十局。八卦方位亦以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南。艮東北。乾西南。坤西北。為內卦。每一局。又先推八神順逆行次。再推直星在何宮。此宮何時應臨何門。旬首在何卦。亦有起神接氣置閔諸說。總以天地二盤作柱。天盤活用。地盤死用。然太乙之方。先合天盤。復視地盤。與陰陽遁各五百四十局者。似微有不同。旨頗明晰。惜當日尚未閱竟。即為搗去。然此中奧妙。未得真傳。局外人終望洋而歎耳。

## 王夢徽

震澤王夢薇。夔尹廷鼎年。少多才。工詩詞畫。尤善駢儷。秦虜雨時為余述及之。求其詩不得。但見其入越吟一卷。西照亭小憩云。獨上黃妃塔。蒼茫夕照邊。雲開鶯翮健。風細鷓鴣圓。酒旆花間市。漁簪柳外船。全湖春浩蕩。歸路認炊煙。小金山云。嶙峋怪石起山坳。直向江干欲化蛟。春漲濤聲喧足底。雨餘嵐翠撲眉梢。壽藤纏澗魚成市。古樹關雲鶴結巢。惜我遲來蕭寺廢。破鐘寂寞任風敲。自問水亭泛舟。白沙隄云。春湖一碧水如油。隄北隄南緩盪舟。恰向西冷橋畔去。桃花紅裹酒家樓。鳳林寺外水泠泠。蘇小墳頭草遍青。生惜吾身非女子。至今還有慕才亭。雨後小步云。芒鞋幾屨濕蒼苔。宿露園林障不開。只怪南屏雲一片。如何還要出山來。贈徐花農云。塵妝結束怯清寒。我亦勞人欲跨鞍。敢戀春江花月夜。竟將西子等閒



看雜句如閒鷺依秋渚。冷蛩絮晚晴。江湖欺岸澗。翠撲湖濃。雲弄危石墜。濤挾暗沙奔。冷  
霧橫江沈戍鼓。暗潮催艇撼城闌。四圍山色昏於墨。百道泉聲響過潮。雲勢欲拖雙塔去。雨  
聲陡合四山來。饒猿聞出偷山果。離鶴低飛蹴嶺雲。念舊詩爭題指扇。寄來書促補秋衣。一  
枕關山聯斷夢。通宵風雪闌孤燈。因風向背憐荷葉。隨勢低昂笑竹枝。皆有性靈。

信緣生

信緣生無題云。記取仙源路不差。曾留幾度飯胡麻。水窗拍曲雲停樹。寶鏡臨妝月照花。豔  
雪穠酥嬌欲絕。生香活色譽難加。司勳又入揚州夢。禪榻茶煙詎敢誇。友人謂無題不從温  
李冬郎入手。終不能佳。今觀此詩。豈亦從三家消息耶。

瞿泖濱

張文昌作節婦吟。却李師道之聘。陳后山賦妾薄命。以明不負南豐。即至近時呂李輩。皆以  
香奩體答友。此即三百篇之比體也。瞿泖濱瀟謝同社贈詩云。纏頭頻擲感難辭。可惜玉嬌  
鬢已絲。月下那堪歌舊曲。花前無復記相思。腰支何幸還承寵。眉樣而今不入時。誰使多情  
來買笑。教儂願影為郎癡。

微雲閣詩

嘗與賦秋生約。此後不作綺語。而未免有情。癡根旋茁。暗賦秋時。因此語言之。各大美賦。秋因自述在彭氏微雲閣。即事云。玉樓延罷篆煙微。一曲吳娘識者稀。墨竹枝如人影瘦。紅梅花似酒顏肥。昏燈悄語人何晚。急雨催宵夢欲飛。二十華年彈指去。樽前莫說妓成圍。君吐屬終與眾殊。今觀此詩。別有意趣。非尋常贈妓語也。

集唐

集成句為詩。須要自然。吳縣金子春四十述懷。有集唐四律。工力悉敵。詩云。四十無聞懶慢身。藏叔生涯還似舊時貧。未慶誰能阮籍襟懷曠。劉自歎虞翻骨相屯。鱗藥園茶園為產業。鮑居柴門草舍絕風塵。劉長物情多與閒相稱。劉却恐閒人是貴人。醇山一想流年百事驚。薛青袍今已誤儒生。劉長時難何處披懷抱。劉身賤多慚問姓名。盧薄有文章傳子弟。白居易更無書札答公卿。方壯心暗逐高歌盡。崔白髮新添四五莖。薛出門何處望京師。藏叔幾度臨風動遠思。杜多病漫勞窺聖代。羅無才不敢累清時。崔唯恐蹉跎冠冕誰相念。薛寂寞煙霞只自知。薛一卧滄江鶯歲晚。杜芭蕉葉上獨題詩。薛應不解謀生只解吟。薛寒齋長掩暮雲深。薛未酬閻澤偏書債。薛却用文君取酒金。李商紅蠟有時還入夢。羅青雲無路見知音。薛年年今日誰相問。李山探得黃花且獨斟。司空白下周叟山京楊柳樓臺題贈袁翔甫云。使

君還寄謝臨川。麟新卜幽居地自偏。年寒醞滿瓶書滿架。白居易綠楊如髮柳如煙。香細推牧

理須行樂。杜頗覺生涯異俗緣。齊藉問行藏誰得似。林詩家才子酒家仙。越壁間章句動風

雷。羅門外松寒覆碧苔。合開戶著書多歲月。王一家終日住樓臺。元奇花異草分明看。范

珠箔銀屏迤邐開。白居易到此詩情應更遠。張不知身世在蓬萊。張明月色江聲共一樓。陶人間

亦自有丹邱。韓平鋪風草尋琴譜。成日醉折花枝當酒籌。白居易舊業已隨征戰盡。煙波別

駐古今愁。聘詩肩莫向樓頭聳。杜一字知音未易求。白居易百年身世不勝悲。杜向秀歸來

父老稀。韋未以彩毫遺郭璞。李却將遠信寄袁絲。温寸心欲抗三千載。休兩地空傳七字

詩。劉已被秋風教憶臆。張更携書劍到天涯。許

### 吹玉生

同邑王毓仙秀才。大別號吹徹玉笙樓主人。余庚辰春所交友。三月來城。忽忽借得澆愁。

集原稿。及三借塵吟稿數卷去。舟泊閩門。為眩匿者竊去。招求未獲。至今惜之。君亦耿耿然。

此中有數無所勉強。且留示於人。或有蠟車覆甑之厄。或天意為予藏拙。借毓仙之手。而亡

之。未可知也。君學詩不名一家。而獨入手於温李。題黃漁莊詞稿。温黃漁人樓於風云。如

此清才。豈賞音。中年哀樂感芳心。綺羅舊夢從頭憶。花月新詞脫口吟。半面因緣偏我阻。一

時風調想君深會携手稿長洲去徧向湖山畫裏尋題茶煙鶴避圖云何人兀坐百花洲綠  
 酒青山感舊遊彩筆重摹新粉本春風曾共小紅樓年年塵夢愁邊寄點點泥痕畫裏留領  
 取此中清豔福泉聲鶴唳助吟謳滿庭空翠結芳鄰泉自流香鶴自馴春沸一鑪清齒頰秋  
 庠萬里健精神會從霄漢傾凡羽肯向煙霞老此身飛到遙天莫回首紫雲堆裏是紅塵靴  
 曹朗甫云荷花邨裏畫堂深猶記當年擁鼻吟黃土生香埋俊骨青衫濺淚哭知音秋墳春  
 草三杯酒天上人間兩處心請到招魂君到否夜闌勞我夢中尋即事云姑蘇城外翠雲堆  
 回首家園事可哀春好何人管風月花開依舊倚樓臺年年草色連天去夜夜鄉心入夢來  
 正是五更眠不穩寒山寺裏曉鐘催白牡丹云一抹閒情印淡濃尋芳擬到最高峯月華滿  
 地春無迹人在瑤臺第幾重題鄒吟香小影云琴書曹伴苦吟身桂子天香種夙因好向廣  
 寒宮裏去隱囊紗帽寫丰神其五言詩不多見僅記其贈許道人并題照云何處飛瓊侶蕭  
 然品不同笑將清瘦格寫入畫圖中琴軫秋囊綠煙霞夜嚼紅昨宵欹枕後飛夢上瑤宮



三借廬筆譚卷三

金匱那殺翰飛纂

岳鄂王墓

岳鄂王精忠遇害。人皆寃之。墓在西湖側。前鑄鐵像四。為秦檜夫婦張浚。萬俟卨。通客。弱其頂。批其頰。猶無錫。賀蘭。進明之跪。張睢陽王廟也。吾友汪燕庭。芑詩云。依然坏土閉精忠。劫後重瞻廟貌崇。半壁湖山天水碧。千秋涕淚滿江紅。金牌使出由中旨。雪窖魂歸失故宮。頑鐵縱教臣構鑄。諸陵何處跪蒿蓬。意議精透。可謂傑唱。

白巖旅壁詩

畢節縣白巖旅壁。有兩女史詩。一為藉香女史。詩云。雞聲未唱整歸鞭。無那愁思滿眼前。雪壓山頭如琢玉。雲迴人足似衝烟。安輿怎慣蠶叢裏。畫觀何堪鳥道邊。一步躊躇千句佛。惟期存歿總安然。此殆宦女扶觀經此。結句宛是女兒歷險情事。為宛溫女史。詩云。半捲簾。半掩門。曉臨池畔對花論。笑魚亦是多情物。儂影非花莫浪存。華亭朱蓮生先生。迂甲。謂藕香詩哀而婉。莊而肅。讀之令人敬。宛溫則新雋側豔。風致絕佳。余謂一則雅頌之音。一乃國風遺韻也。

秦始皇

詠史詩。須掃盡陳言。別出新意。余最愛杜龍庭清風店題壁感秦始皇二絕句云。盡收金鐵怕兵戎。內徙豪強入陝中。獨有新蛇三尺劍。未曾搜刮到新豐。掘斷龍蟠臂。一變秦淮新漲綠。游滄誰知五色興。王氣不在鍾山在碭山。匪夷所思。獨有千古。

檀樹墳

浙江海寧陳氏祖。本渤海高姓。後相傳其祖為宋其業。曾偷葬一地甚吉。名檀樹墳。堪輿家謂葬此應得一石八斗。芝麻官。迄今將三百年。計十三世。舉貢進士至二百餘人。宰輔者三。高書侍郎。廼撫潘景者十三。榜眼二。徵召十一。祀名宦十一。祀鄉賢八。昭忠十。皆纓華胃。惜無狀元。為美中不足耳。

周存伯

駕湖周伯存。閑負詩畫重名。著有范湖詩詞集。力追少陵規模。嚴整性喜遊宴。至蘇舉菊花會。集名士賦詩。一時稱盛。余幼時曾見之。而未讀其詩也。去冬纂晉詩。杜晉卿茂才求姓寄其題治遊集一首云。去歲得戴子。詩好如春花。今歲識褚君。原注集為褚君。梅孝廉著妙句奇而飽始知吾鄉里。作者猶可誇。把卷滌塵眼。所惜在天涯。清新流麗。可見一斑。其歿後。家人以范湖草

堂藏書數萬卷盡售於人可勝惋惜

論癡集

元和將米臣司馬廷臯所著論癡集力宗少陵余數年前曾刻意學之茲就所記者錄出使  
客行云騎馬出門去不謝主人思丈夫重意氣片言可殺身未報主人仇託迹主人門主人  
祖餞酒未熟業上頭顱刀上血秋抵饒營云縱橫烽火欲何之迢遞關山匹馬馳水鳥寒樓  
沙渚月秋蟲僵抱木棉棧五更戍角千營靜萬里雄心一劍知未斬樓蘭懸北闕鏡中不許  
鬢成絲四支能押得字字豐亮尤非易事重遊晉省云又唱離亭送別歌半肩行李一肩愁  
秋風函谷晨嘶騎燈火潼關夜渡河閨世春光枯樹盡出山心事暮雲多何時歸放江南棹蘇  
小樓頭載酒過明皇幸蜀圖云草草埋香土一邱釵鈿何處結蝴蝶鶻啼夜雨荒山驛鈴語  
西風故國秋南內宮人空有淚唐家天子亦無愁翠華飄泊紅顏死漫溯前因問女牛出使  
兼留別云風塵又理紫絲絛卅載棲身翰墨場骨肉拋來詩作伴英雄老去醉為鄉多情蠟  
炬猶含淚解語花枝欲斷腸更唱陽關三疊曲要他一字一沾裳代人悼龍姬云畫樓十二  
影重重曲沼迴環次第通愁絕清風明月夜一潭秋水芙蓉卷春閨云杏花輕雨幾枝開剪  
翦輕風拂落梅正是愁心無著處流鶯聲裏送春來春夜恨人云幾年風雨隔紅樓懶去尋



芳杜若洲。寂寂簾櫳。明月夜。一庭花雨。胃離愁。旅夜云。天涯隨處。駐征驂。濁酒能酣。睡亦酣。  
一夕相思人萬里。杏花春雨。夢江南。白門登高云。玉樹金蓮何處。求蕭條楊柳。白門秋。憑高  
一灑。西風淚。落日寒鴉。點點愁。

銀珠

詠仙館主春一妓曰王銀珠。屬余作聯贈之云。銀燭高燒。只恐夜深花睡去。珠簾暮卷。似曾  
相識燕歸來。後上金陵。見河房中。亦懸是聯。一字不易。兩意相同。真無獨有偶。惜惺忪醉眼  
不記下款何人。然亦奇矣。

潘慎生詞

懷遠潘慎生子慎詞筆綺麗。嘗見題江秋。詞稿倚望相人一解云。把流雲一抹。明月二分。  
和愁收入筆底。指搗檀紅心。銷篆紫首。負年華流水。一縷花魂。一絲春夢。柔情如此。漫斷腸  
輕折。相絃彈到落紅風裏。惆悵笙囊。子原注余有笙囊詞悔新盟未踐。舊懷記起。望明鏡團圓。怯  
向凋奩倚。並相逢一笑。鬢綠秋矣。究竟為誰悲喜。倘有願面許嬌分。好共蛾眉心死。

秋雲居士

嘗於友人書舍見懸梅花摺扇小幅。上題七絕一首云。寒風滿紙透香痕。吹出陽春一縷魂。

恰好空山人不到。橋頭明月自黃昏。後著秋雲居士并題。比閱閨評。載陳州豪族曹姓婦。自號秋雲居士。性豪爽。視富貴如浮雲。夫援例得副職。郎聞俗言。女子無才為貴。不宜作詩。傷閨化。以戒其婦。婦不聽。作如故。書以觀劇。詩寄夫云。紅氍毹上擁仙妝。舞袖歌衫列畫堂。華燭影搖金綽約。珠簾花拂繡衣裳。古人夢醒還登榻。轉眼更闌即散場。豪竹哀絃誰譜出。沁人心處是文章。牡丹云。色香浪被古人評。可識繁華易冷清。那及素心花耐久。誤他富貴是虛名。識解俱超。丈夫中吾見亦罕。

空花泡影

女子曠逸。能如秋雲者。可謂錚錚矯矯者矣。然人生幾何。終歸於盡。仙佛我不得見。而聖賢豪傑。學士文人。著作等身。功德震世。儒林史館。姓氏馨香。惟已死之後。雖名垂千古。終不能重出土壤。再活數十年。聽後人之稱頌也。以故功名二字。實是第一種害人毒藥。雖孔孟亦未參透。惟有及時行樂。無負平生。卑謝韻卿女史讀書誌感云。詞章考據。兩分馳。終自勞心苦費思。直冀積新天地內。可憐總有一燒時。南湖周慧娟女士。性曠逸。有落落丈夫氣。愛山水。結屋湖濱。攜弟及二婢徙之。所刊小印曰。此身恨不為男。著萬葉林草堂詩鈔二卷。秋夢菴詞一卷。介其戚姚姓寄示。余猶記其讀史一絕云。文章經濟苦相爭。青史馨香姓字榮。

今日試將書細讀。可憐大半不知名。讀之輒喚奈何。

丐癖

余館帶城橋時。有趙姓者。性喜為丐。北寺故丐聚處。有人題額曰。義屈卑田。有丐首一人。凡欲為丐者。必先入名籍中。謂官丐。方可任其所之。不則為本丐欺。且無捨者。趙某家本小康。妻亦美。惟家居三四年。必棄之去。以錢一貫。入名卑田籍。丐知其富。優待之。於是甘之如飴。又胥門洪某。亦有丐癖。嘗寄身北寺。入義張籍。即卑田籍。余曾見其冊有八十餘人。家人竟得之。強使返。今稱素封矣。按唐叢載。後齊武平時。後主於後苑內作貧兒村。帝親衣襤褸之服。行吟其間。以為樂。以一國之尊。而甘心為此。理亦有之。不可解也。

詩胎

嚴海珊遂成。鵬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一聯滿紙秋聲。柱有神韻。後人遂仿其體。如釋覺阿祖觀之燈搖雪屋寒無燭。冰裂花瓶脆有聲。已入小家。陳希惠註之大明荒冢。綠無色花擊殘枝。紅有聲。亦落纖巧。若金子春蘭之巖。鳴佛腹。飢無食。犬嚼人頭。脆有聲。雖奇趣。然忍心害理。已入魔道。不可學矣。

春鵬詞

江陰葛相吟助春鴈詞兩卷板毀兵火其宅相周勗初為重刊錄其善後蠻云雙蛾入鬢鴉  
堆綠春葱細削纖纖玉故故劈蓮仁心兒裏有人綠窓幽語切同坐玲瓏月秋水一甌明熱  
人心上清如夢令云耿耿孤衾不暖細數秋街更轉繞到夢成時點鼠潛窺燈畔驚斷驚斷  
月上紗窓一半迷藏倚清平樂云餘醺架後鴻影翩來驟覓得花枝遮翠袖泥了弓鞋新繡  
牆邊瞥露裙綉牽衣爭道無差卻聽雪衣高叫烏雲落滿桃花

馬相蘭印

陳龍巖別駕發曾從軍出塞故自號三齊退卒偶得馬相蘭玉印遍徵題詠遂仲賦七絕四  
首美人名士相得益彰知詩云篆紋淺刻玉猶溫夢雨分明古白門乞取研箋深押尾照人  
顏色泥人魂金粉飄零賸六朝芳蘭憔悴畫難描酒旗歌扇尋常事莫問當年舊板橋北里  
烟花漫效顰小名流播亦前因如何客氏書紅刺笑倒長安一市人小印摩挲劇可憐風流  
轉眼付雲烟仗腸傲骨真相稱恨我逃生二百年按國初有人於長安市上得敝刺一大書  
客氏拜三字以三錢得之裝作冊遍徵題詠第三首指此也

奇句

汪燕庭茂才邑膏為余述其友人李純客太史觀潮詩二句云風驅水立海見底上有萬馬

空中行。以為奇句。而余尤愛勝茶樓題壁。有風力欲吹人倒走。水聲能湧月橫行。一聯。姚賦秋題慘殺園。有聖王歸去唐王來。頭如落葉刀如雪。一聯。更覺奇險。至李聽雨之我。有頭顱求善價。不知誰是捉刀人。二句。則奇之又奇矣。

用典適合

作詩用字。有不知為典。而適與典合者。余枕上口占云。倚枕挨寒柝幾更。者般愁緒不分明。相思費盡纔成換。響玉無端響一聲。當時有以響玉問者。實不能對。及閱南部烟花記。載吳主亮以後。思竹響玉。夜不成寐。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懸檐外。夜中因風相擊。謂之響玉。

羅甸國

貴州古羅施虎國。自蜀漢有夷酋曰火濟者。從武侯征南有功。封羅甸國王。後歷唐宋。皆不知。爵上。洪武初。元宣慰使竊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仍封原爵。竊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多智。時馬燁以都督鎮其地。思誠諸酋。以流官代。故尋隙裸體。奢香欲激變。開兵端也。諸夷果怒謀反。劉止之。走愬京師。上召奢香至。慰曰。汝誠苦我為除之。不識何以報朕者。香曰。世哉。諸夷不為亂。上曰。此汝常職耳。奢香曰。貴州有間道。可通四川。願刊山通之。使驛使上許之。謂馬后曰。朕知馬督無他。賜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馬斬之。遣奢

香歸自是諸侯大服

落拓

湯伯笙茂才藏陳伯堂先生酒渴思吞海國先生為乾嘉名士負才傲物手一杯終日不離  
膏搗甕酒游墟墓間就月下飲夜深家人促之回不應扶之大罵不得已令一僕從行月未  
沈甕已罄矣畫裸身坐作衲子狀錢映江題六言四首錄其二三云不是不此二子過海也非  
杯渡浮河把盞臨崖跌生前身酒肉頭陀日月壺中跳盞滄桑眼底變更風濤供我在吐不  
管蛟龍夜驚

有美篇

投贈之作能借題發揮雙關兼顧最妙否則拙筆傾心拈毫服善有何趣味徐韻筆作有美  
篇贈秦膚雨云有美人兮驕絕端芙蓉面麗蘭體芳雙眸炯炯秋水涼穠纖不聞時世妝美  
人生長王侯第錦衣玉貌瑣閣藏鸞寫徐補臨寶鏡象牀深坐垂明插相攸快婿金張匹驅  
使上將奴婢行六人仙姿具俠骨傾城傾國神飛揚紫綵繡襦七首蕙空空妙手爪甲如睡  
鬢夜半摘珠去飄飄一瞥驚鴻翔美人身在九重上位尊元后龍鳳章重翟副被禕法服全  
鈿璧帶居朝陽如山如河儀可式胡天胡帝貴莫當美人青春東奇節華容桃李操松篁低

髻淺眉謝妝飾。粗締大練為衣裳。心朗前身證明月。纖塵不染清於霜。彼美人兮令聞望。清奇濃淡成殊常。周規折矩流輝光。嚴音佩玉鳴鏘鏘。

三色詩

柳南隨筆載王露滑喜押青字。杜集探得此韻。喜溢眉宇。否則必潛易或強易之。歿後同社輓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惜未見其青字如何佳處。而吾郡馬鹿門先生則喜押黃字。塞上云。嚴夜孤燈吟慘碧。胡天落日作寒黃。有憶云。殘菊不憐人病瘦。還將愁艷比儂黃。又朱仰韶布衣喜押紅字。有全身涼意裏烟翠。一路花光腥血紅。蓋賊平回里。經山中作也。

雪月詞

江都錢沁菴有雪景四詠。倚滿江紅調。茲錄其二。江湖云天意荒寒。正客裏江湖催老。更盡日冷烟做暝。同雲點曉。浪卷千尋。鋪玉練。磴盤萬里。迴銀嶠。待迎風吹作水龍吟。誰同調。聽洲畔。哀鴻叫。看橋上。飢鳥繞。算天涯飛絮。飄零未了。望遠怕看遼海月。懷人空返山陰棹。卻輸他耐冷立漁磯。披裘釣。關塞云。極目平沙。恨天際關山難越。况幾度朔風刮面。雲深如窟。土甃難消。氈幕冷。凍塗輕試輪蹄滑。訝前村落日。皂旗翻寒雲壓。盡千仞。鵝飛絕。指千里。人

蹤滅甚冰天。寒閨寒侵七骨。練影冷搖。蕃客劍。旋頭禿落。蘇卿節。更人人清夜。奏盧茄。聲淒咽。又胡杏村蘇幕遮詞云。粉牆高。花影碎。明月窺窓。窓上紗籠翠。欲卷晶簾看似水。卻問羅鬟。小鼎香燒未。展紅氍。臨玉砌。昨夜還虧。今夜團圓喜。拜罷宜歸深閨裏。露重寒多。莫待三更睡。蓋深宵待月作也。

詩肖其人

詩以言志。故讀其詩。可以知其人。海陽徐儷。文女史。端麗自好。喜脩飾。妝樣位置。雅潔無點塵。夫許作梅。亦能吟。倡隨甚樂。女詠何云。蓮花清潔最堪珍。水西亭亭獨立身。縱有風來吹得落。一生端底不沾塵。岳端。沈麗姑。姿容嬌媚。愛濃妝。適孫季和秀才。亦少年玉貌。同季和看牡丹云。名花絕代不勝嬌。人幸容華亦未彫。每到鏡屏雙照處。大家都覺福難消。臨汾陶仲景秀才。妻邢氏。清癯冷逸。每深夜坐靜閣中。焚香品簫。自遣幽致。詠瓶梅云。暗香疎影伴清吟。沒得寒泉養素心。暗把癡仙藏繡閣。賺他明月入簾尋。台州李脩琴女史。靈心珠轉。善以冷雋語誦人。詠畫魚云。生涯紙上亦堪憐。書味醅醅可細研。空有癡心成脉望。卻知何字是神仙。四詩皆肖其人。所謂天真也。



鹽城江秀貞女史有艷名。父以從軍殘。女依母藉鍼黹度日。刺繡外間學吟詠。性雖和順。然一言忤。必當面指斥。丹徒莊某。貴於邑中。善居積。貌亦文雅。母聞之。招居外宅。有相攸意。女亦屬意焉。許字後。以繡詩囊相贈。有一鍼並一線。手製君莫忘。點點相思淚。如珠繡入囊之句。未數月。莊忽得癩疾。將歸。女願隨侍。莊弗願。竟去。女愧悔。然無可向人言也。後風鶴相傳。謂莊已死。女誓以身殉。丁丑除夕。竟絕粒死。孰知人言不信。莊已病愈。別婦新鶯。雙棲正穩。蓋得新棄而忘故劍矣。戊寅秋。莊忽疾作。常喃喃。不知何語。稍醒。便見女在側。於是復昏。一日。女借莊語曰。妾與渠。前生本怨耦。故有今世孽。惟今日之來。為明妾心。非索郎命也。郎無子。妾已求冥王。賜一麟兒。但須為妾後。願否。家人環叩應之。並為位以祭。女又曰。郎多行不孝。眾親長以後能匡正其罪。妾方去。眾又叩應。拉莊跪。父母前悔過。良久。女去。而莊病若失。余謂莊之薄倖。已不可恕。況又加以不孝耶。商賈中。往往無良。若莊者。當首屈一指。

中秋月

中秋月詩。前賢名作如林。幾無遺意。余在胥門時。女弟子萬蕙生。有一絕云。瓊樓玉宇慣相思。天上姮娥知未知。生恐今宵圓滿後。明朝便是易虧時。雙闌語一往情深。如聞香口。而倚嵐女史亦有一絕云。一家同作廣寒仙。水浸樓臺影倒懸。歡樂未央回首望。眼前已到十分

圖是憂是喜。頗得經外音。新淦女史中秋月云。慣經離別轉安然。容易中秋又一年。不是阿儂偏妒月。是他有意做人圖。蓋女適顏鐵生。平生善遊者也。

時曼亭示夢

吾人偃蹇終身。雖抱奇才。終為蝦蟆所笑。至心淡塵俗。不得已退而著書。名之傳不傳。付之身後。當時難逆料也。浙江時曼亭先生。博學有大志。而終身抑塞。賈恨而歿。歿未幾。示夢於女弟子孫秀芬曰。余一生潦倒。世未傳聞。惟秋海棠一詩。尚在汝處。可為我傳之。精靈不泯。猶想一詩之傳。吁可哀已。

張巡殺妾

王阮亭池北偶談載張巡妾報冤事。余謂此亦文人好無稽之談耳。當睢陽被困。糧絕勢危。南將軍借餉未回。張公殺愛妾餉軍。所以結衆心。而報國也。豈有忠如睢陽。而妾得以報冤者。即有冤苦。冥主亦應開導。俾各相安。何至含恨至十年後。而始報哉。況公為厲鬼。亦不應畏一鬼妾。吾友秦膚雨有張巡殺妾歌。奇詭恣肆。足為報冤事下一注釋。詩云。妾身不殺軍士。餉將軍。愛妾乃為私。妾身一殺軍士。活將軍之愛。為國割。睢陽城外賊告警。睢陽城中雀鼠盡。三軍斷食。飢欲死。將軍殺妾餉軍士。喚使蛾眉出玉帳。豐肌旋登刀俎上。美人如花刀

如雪將軍無情心如鐵心如鐵為守城此時將軍不知有妾知有兵豈惜一妾死但願三軍生妾肉乃為軍士食妾身雖死死為國名不沒將軍殺妾實愛妾君不見六龍西幸帝蒙塵萬乘猶難活婦人佛堂自縊楊妃死何況區區賤妾身

求雨聯

道光時吾邑旱邑令捐職者也至崇安寺求雨久不得民心惶懼故例凡求雨官不動刑將徵冬漕民間以歛收遽難清繳今日動刑比追血肉狼藉某生暗書一聯於堂上云血板比銀漕上干天怒白衣求雨水聊慰民情陰刻之至

瘦紅館

葛蕙生詩筆本佳更好學不倦功遂日進長短句頗有風致著有瘦紅館詩稿嘗偕其女弟蘭生問字於余凡二年余曾未與之見也比嫁始來謁別時余館紫藤書屋小牖而去篋中稿聞為其夫某毀於火幸余早為摘出擇其佳者錄之題畫云荒蘆莽蕭蕭人語野渡靜一片照空明夕陽淡秋影秋夜聞感云怕作紅樓夢眠來總不安蕭聲涼夜月燈影翦秋寒酒重愁千疊天高月一丸鄰家諸姊妹笑語正臚歡從母進香支砌復遊白雲菴云禮罷空王後來遊小閣前境閒禪影撥風定聲聲圓山遠疑浮翠林深暗鎖烟占將清福好身傍白雲

邊七言如贈別云。細參宮羽訂雙聲。牛耳騷壇此主盟。白石詞仙偏善恨。青衫名士總多情。風流并授閨中業。著作爭傳海內名。僥倖臨岐還請見。紫藤花下拜先生。澆花云。春來心最惜芳華。著意留香護絳紗。私貯石磁三斛水。背人偷灌並頭花。七夕云。畫樓燈火閃涼青。月澹風疎步後庭。今日最關心事處。為瞞小妹拜雙星。雜興云。晴烟破曉日曛曛。蕉外陽和轉遠空。病裏不知春意適。東風昨夜到蘆櫺。斷句如關山。勞短夢。風雨鎖春愁。嬌臉偎鴛枕。香泥印鳳鞋。窓痕分綠淺。燈影伴黃昏。秋水圓魚浪。霜天凍角聲。花開花落。花無語。只有看花人替愁。一例纏綿花下淚。十分鎖瘦病中身。滿橋楊柳關山月。不負春光有幾人。紅豆相思皆刻骨。青燈別夢易傷心。漁舟野渡喧成市。樵斧空山響入雲。皆一往清麗。

詩餘雙璧

蕙生姊妹如學作詞。以詩韻押韻。詞牌亦間有誤。蓋僅錄余報牘上詞數解。其餘鼠璞詞十餘解而已。自余以詞林正韻及絕妙等詞舉贈。且以所聞於誠菴。膚雨填詞之訣。為姊妹花述之。不兩月所作已楚楚可觀矣。蕙生倚念奴嬌。為余題瀟湘相侍立圖云。紅塵小謫恨今生。誤了玉京仙宇。回首紅樓當日夢。勾起柔情千縷。汲水澆花。添香撥火。十二釵曾聚。蕩竿脩竹。瀟湘風景如許。我亦惋惜雙卿。蕊花詩句。血淚拚紅雨。名士多愁工寄託。律為佳人辛

苦癡憶茫茫。空花草草。且自調鸚鵡。問誰相與迴腸轉。出悽楚。御街行舟過橫塘。云銀塘盡  
權穿晴旭。鏡裏秋光沐。輕帆一葉翦斜陽。紅蓼風前相逐。長堤秋草。畫橋秋柳。撲地湘烟綠。  
此間定有雙鴛宿。歡夢涼邊續。耐藍深處采菱歌。料得伊人如玉。鏡波照影。水中綽約。野岸  
歸舟速。誤佳期云。數日東風吹足。滿眼添來肥綠。海棠已嫁。莫思量。空把雙眉蹙。記得踏青  
遊。歡事渾難續。美人年紀好春天。一樣流光速。蘭生如夢。合云。簾外落紅滿地。簾內愁春何  
計。此境最難堪。費得數行珠淚。無謂無謂。儂替東風勸慰。蘇幕遮云。綠雲濃。紅雨亂。病裏慳  
慳。已是春過半。蝶恨鶯愁飛燕倦。滿地青青芳草無人管。瘦肌香消玉腕。心也無聊。還聽鶯  
哥喚。小小闌干簾未卷。窗外殘花。只有愁陽怨。

建庶人

天倫之樂。往往縉紳大族。不及庶民者。蓋得失重。而猜嫌甚也。上至君國。尤難調劑。晉殺申生。  
衛殺伋齊。苟無儲立之爭。何至相殘若此。明成祖以燕藩入篡。殺戮忠臣。族方孝孺家。正學  
二女皆投淮清波河死。時建文帝少子圭方二歲。成祖幽之宮中。號為建庶人。至英宗嗣位。  
始釋出。已五十七歲矣。出見牛馬。俱不能識。故吟香詠史詩云。優柔欲笑明文帝。艱苦須憐  
建庶人。上句指棣南下探兵夾河。誤入盛庸營中。盛庸以帝有燕王不可傷。無使朕有負殺

叔父名之詔。遂任逸去。事下句即言少子被幽事也。

冬柳詩

江都錢沁卷二府國珍冬柳詩云：衰柳蕭疎刺幾絲，風流無復少年時。鬢堆雪色搔還短，眉染霜痕畫不宜。月冷灞橋搖瘦影，烏棲漢苑占殘枝。旗亭歲晚重攀折，尚為人間館別離。西風吹斷萬絲金，蕭瑟都非昔日陰。老樹空雉漁子艇，短條猶繫故人心。章臺舊夢何堪憶，隋苑繁華不可尋。記續漁洋秋柳詠，又驚寒序去駸駸。集中佳句甚多，如：骨幹欹崎如野鶴，胸懷浩蕩狎沙鷗。照眼湖光蘆柳外，隔江山色浪花中。詠橄欖云：有至味言多峻，濕是真名士不寒酸。數聯尤工妙。

幽夢影

鎮洋朱樹筠大令錫綬有幽夢時影一編，自署弁山草衣著潘伯寅文司農為

丁丑長夏無事，嘗集名言，擇其理之當者，為破睡塵兩卷。茲讀天都張心齋湖幽夢影一書，大半與余相同。因擇言之尤當者，錄於左。按心齋先生又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集宜春，其機暢也。天下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之於淵明，梅之於和靖，竹之於子猷，蓮之於茂叔，桃之於避秦人。瘦雅謂於獲杏之於董奉，石之於米顛，荔枝之於太真，茶之於盧蔭。強按用不姓陸以偶香草之於靈

均尊醜之於季鷹。蕉之於懷素。瓜之於邵平。雞之於宋宗。鵝之於右軍。鼓之於彌衡。琵琶之於明妃。一與之訂。皆千秋相契。若松之於呂政。鶴之於衛懿。則又不可作緣矣。為月憂雲。為書憂蠹。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花不可無瓣。山不可無泉。石不可無苔。水不可無藻。喬木不可無藤蘿。人不可無癖。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對淵博友。如讀畏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入世學東方曼倩。出世學佛印了元。老成人須有少年襟懷。少年人須有老人見識。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極韻。而實粗鄙者。賣花聲也。山之光。水之聲。木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卷。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瘦鶴曰。因酒想狂士。因劍想俠客。因月想好友。瘦鶴曰。并想婁妾。因山水想得意詩文。瘦鶴曰。因得佳品。美味。想堂上。並肩看月。交頸聯詩。宮中應制。歷使屬國。皆極人生之樂。瘦鶴曰。致賜臨娶。正達能詩之賢。婁妾亦風雅尤樂。生湖山郡。官長康靜。家道優裕。妻賢妾美。生子聰明。人生可云全福。瘦鶴曰。須值承平世間。十歲為神童。二十三十為才子。四十五十為名臣。瘦鶴曰。六十為耆。英或為隱士。六十七十為神仙。是謂全人。情必近於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方

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梅邊石宜古。松下石宜拙。竹旁石宜瘦。

盆內石宜巧。凡在月下談禪。則旨趣益遠。說劍則肝膽益真。論詩則風致益幽。對美人則

情意益瀟。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記為難。記書不難。能用

為難。瘦鶴曰能化更難有工夫讀書。有力量濟人。有學問才力著書。均人生之福。瘦鶴曰余有工夫

怕將來有力量買書又無工夫讀書矣人生未知已於朋友易。瘦鶴則而朋友甚多。且少知已於妻妾難於

君臣更難。人生莫樂於閒。閒則能讀書。能著書。能交友。能飲酒。養花。能遊名勝。能脩德。

水許是怒書。西遊是悟書。金瓶梅是淫書。瘦鶴曰然則紅樓夢是情書矣人生知已不必定是刎頸之交。

大率雖隔千百里。遙皆可深信。不為浮言所動。聞有謗之者。為之辨析。事之可否。為之籌決。

利害關頭。有所需而後濟者。即不必與言。竟力承其事。亦不計其負我。此謂真友。風流

自賞。祇容花鳥趨陪。真率誰知。合受烟霞供養。我不知於春秋之季。曾一見夷光否。典午

之時。曾一看衛玠否。義熙之世。曾一醉淵明否。天寶之代。曾一觀太真否。元豐之朝。曾一晤

東坡否。千古而上。相思不止。此數人。而此數人為尤甚。又不知在隆萬時。曾於曲院中。交幾

個名妓。眉公若士。伯虎赤水。曾與共談笑幾回。瘦鶴曰莫愁。蘇小。我不知見過否。香君。湘蘭。我不知曾與訂嫁否。瘦羊。故問瘦鶴於蕭

湘妃子茫茫宇宙。向誰問之耶。以松花為糧。松實為查。松枝為屋。松陰為步障。松濤為



鼓吹山居得喬松百本。真是受用。文名可當科第。儉德可當貨財。清閒可當壽考。胸中  
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可消之。多情必好色。而好色未盡多情。紅顏多

薄命。而薄命非盡紅顏。能詩半愛酒。而愛酒豈盡能詩。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

令人淡。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

感。度鶴曰春海棠令人媚。秋海棠令人怨。牡丹令人麗。蠅集人面。蚊噉人膚。渺此微蟲。不知

菊令人淡。蓮令人靜。松令人逸。松令人古。蠅集人面。蚊噉人膚。渺此微蟲。不知  
以人為何物。有林泉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農圃。蠶黃也。有園亭姬妾之奉。而不能

享。不善享者。富商大僚也。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烟。冬風如薑芥。多情者。不以生

死易其心。善飲者。不以寒暑改其量。勤讀者。不以忙暇間其功。豪傑易於聖賢。文人多於

才子。情所以維持世界。才所以粉飾乾坤。鏡不幸而遇嫫母。硯不幸而遇俗士。劍不幸而

遇懦夫。原本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當飲。無花則已。有則必當賞。無

山水則已。有則必當遊。無才子美人則已。有則必當愛。養憐惜。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

寫以顯淺之詞。理之顯淺者。宜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參之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深之

使曲。窘者舒之使長。綺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闕者攝之使靜。皆關係之文。所謂相

題裁制。蜀為蔬中尤物。荔枝為果中尤物。蟹為水族中尤物。月為天文中尤物。西湖為山

水中尤物詞曲為文字中尤物

瘦鷗曰新鮮蠶豆亦蔬中尤物新鮮蓮子亦果中尤物寧為

小人之所罵母為君子之所鄙富為盲主司之所擯棄母為眾名流之所不知獨樂惟鼓

琴與人樂惟弈棋與眾樂惟馬弔才子遇才子憐才之意多美人遇美人惜美之情少我

願末世託生為絕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後快

瘦鷗曰君若託生我亦願從

余嘗欲建一無遮大會一祭歷

代才子一祭歷代美人遇有真正高僧即當行之

瘦鷗亦附建一會祭歷代義侯之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極

琴心之妙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極手談之妙帆隨相轉望衝九面極泛舟之妙胡帝胡天笑

倩目盼極美人之妙

水聲有三有流泉聲瀑布聲灘聲瘦鷗曰更有江潮聲風聲有三有松濤聲秋

葉聲波浪聲

瘦鷗曰余室後有盡竹圍聲風獨別

雨聲有三有梧蕉荷上聲

簷溜聲竹筒聲瘦鷗曰雨滴竹聲與梧蕉聲有別况

荷上珠跳入水更有聲即

松下聽琴山中聽瀑月下聽蕭耳中別有不同

玉蘭花之伯夷也秋葵花之

伊尹也蓮花之柳下惠也鶴鳥之伯夷也鷺鳥之伊尹也鶯鳥之柳下惠也

瘦鷗曰蟬蟲中之伯夷也蜂蟲中之諸葛武侯也

之伊尹也蟬蟲中之諸葛武侯也

孫揚生

孫揚生 朔林茂苑人能吟嘗以所著映雪軒詞稿就問錄其巫山一片雲云秋來深院涼生

韻月兒慣與人親近吹動萬家砧紅樓思更深蕭蕭搖翠竹分影紗窓綠含笑卸殘妝奉帷

低喚郎

詩各入妙

詩有用反筆正筆各各入妙者。總在議論之間。翻陳出新。便有意趣。新安王于庭示兒云。寸陰勸汝須知惜。到底秋花蝶。讓春樹堂從弟云。春花那得如秋草。老去偏能號少年。女士蕙生云。有意笑儂孤影寂。惱他燕子作雙飛。松江陳梧秋云。愛他雙燕呢喃語。分去離人一半愁。四意皆妙。

蘇婉儀

閨人工詩雖難。然在書禮之家。亦尋常事。而拘迂俗子。往往秘閣中筆。不肯示人。一若別嫌明微者。不知男女一例。造物原無所分。自鄙夫淫賤踰閑。行同禽獸。聖人首出。不得不以禮防之。然仍為小心。非為君子也。但能天真爛熳。不求合禮。而自合禮。則何必分男女哉。蒲州王廉叔妻蘇婉儀。多情善詠。有四時思夫詞。錄四首云。盈盈十六字。王昌使解私心。暗屬郎依舊。拋儂閒處住。問君何事早求凰。去年春日對妝樓。領略閒情不識愁。記得儂儂身畔坐。相簾親卷看梳頭。秋河皎潔玉鉤微。畫閣前頭曲檻西。記得深宵人睡靜。滿庭風露手雙攜。天寒風雪自盈門。駕帳薰香護夢魂。記得新詩呵凍寫。等閒歡笑亦春溫。時蘇年十八也。廉

叔時出此詩示人略無嫌忌。余甚服之。見閩評。

風戈壁

天下奇險之處。如一線梁黃鶴埂等。聞者往往不信。豈非少見多怪哉。家金本都戎。從左侯帥征西疆凱旋。嘗為人言塞外至險處。自瞭墩至七克騰本之南官道中。俗稱風戈壁。雪山五百餘里。妖風時作。來時有數十山行空中。曰飛砂。至有連人馬卷去者。

恩怨分明

余向見他書。有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玉二句。喜此人恩怨分明。頗與余有同心者。後閱張遠所撰徐五傳。載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前小屋以居。日為人擔粟。得直自給。博學工詩。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下門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詩名遍海內。罷官居里。偶過徐門。見而異之。因與語。徐以麥飯款客。曹索詩不與。固請之。方得讀。見集中有此一聯。更奇賞之。文酒之會。必招與共。始徐不齒於人。至是里中稍引重。而徐擔自若也。曹憐其苦。介所知。聘徐理會計。徐怫然曰。夫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欲以賤務相役。吾不敢復見矣。曹知之愧謝。過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徐竊往覘數日。非真主也。吾無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

楊耀卿

北平楊耀卿同炳。變臣觀察清之胞弟也。風流蘊藉，有辨才。與余交最昵。君詩喜側豔，即事云：香篆濃薰睡鴨烟，春慵斜倚繡牀邊。雙清合比燈前影，一笑相逢鏡裏緣。霧眼不花真我幸，風塵何意得卿憐。定情自唱迴波曲，正是楊枝未嫁年。贈余云：誰憑天理準人情，伏氣難容事不平。怪底燈前酣飲處，篋中寶劍作龍鳴。梅花帳額云：雲屏月帳競風流，古色幽香澹處和。怪底夢魂輕似蝶，伴人一夜宿羅浮。綺窗風暖一枝開，辛苦春工費剪裁。月色分明還似舊，美人今夜莫遲來。申江即事云：香車寶馬太驕狂，新製風流海上妝。似表芳心原潔白，一齊縞素著衣裳。黃塵一片點天青，薄俗繁華太不經。日暮爭開香世界，千家燈火閃春星。

九秋吟

沈酒舫茂才安嘗詠九秋詩，親持米館。嗚米入贊譚，余最愛秋桂一首云：托根天上本清寒，花影迷離月下看。十里晴爭香世界，一枝涼到碧闌干。秋林小立身都傲，禪榻微參夢也安。最羨小山老居士，年年開處盡餘歡。又秋棉陌上平開三日雪，隄邊涼拂一簷烟。一聯亦佳。

習俗

廣陵山水明秀。女子之生其地者。大都婉麗溫柔。深得六朝金粉氣。承平時俗尚奢華。畫舫歌聲。紅橋月色。真足令遊客銷魂。惟好利成習。凡在中人以下之家。養女必先教以歌曲。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致萬金。不則入平康籍。亦能致富。即鄭板橋詩十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富種田。是也。吾友徐拙菴太守。亦有一絕云。萬姓何知奢願同。齊驅羸豕唱春風。可憐忍把無瑕玉。換得黃金富阿翁。太守名鈺。有西湖寄客詩詞稿。

聽松居士

同門趙桓從常州武進人。伯厚太史之佳嗣也。落拓不羈。性愛松。因號聽松居士。詩筆豪放而多牢騷氣。錄其青駝崗題壁云。策馬青駝險客情。亂崖欲墮夢魂驚。胸中塊壘山中路。何事崎嶇總不平。離家云。夕陽古樹滿秋山。一片閒雲任往還。嗟我年年行役苦。西風又別鐵鈴關。德州廟中口占云。一劍風塵壯志灰。思親空自首重回。曾經五日山程險。夜夜崎嶇入夢來。舟中云。揚州才過又瓜州。踪跡渾如水際鷗。載得琴書猿鶴伴。滿江斜日獨歸舟。五律記其別余一首云。別君為客去。冷落向天涯。春意催殘臘。寒梅放早花。風塵傷鬢短。詩酒慰年華。風雪棲鴉穩。勞人感倍加。君慣出門。年未壯已蹤迹半天下。是故客中之作為多。

夏令儀

常熟夏令儀女史。工丹青。墨行尤佳。名滿天下。年七十餘。猶濡筆揮灑。目力過人。余於友人  
扇頭。見畫幾竿秋雨圖。吳縣吳佩環女史畫。題鎖窓寒詞一解云。露浥風清。依依萬個淡搖  
空翠。腕底蕭疎。都是吳江秋意。記橫窓夜月。朦朧碧紗。影重重。碎更孤燈聽雨。黯銷魂者。  
籟聲徐起。增媚三分水。便醉壓欹斜。儘醫俗味。彈琴坐嘯。想見幽閨詩思。襯玲瓏瘦石。濃苔。  
舊愁。細寫雲烟裏。怪無端。溼哥拋殘。不減相妃淚。

黃笠雨

金陵黃笠雨明經。文選。風雅好文。意氣真摯。遭亂後。浮家海上。以醫學鳴。時申江無名醫。書  
未見。靈素樂圖識。君臣大都聲價自高。專事標榜。非重聘不任。而笠雨一洗其習。與李淡平。  
王春雲。葛隱耕。尤為莫逆。所居小樓三楹。庭中雜栽花木。客到則烹茗酌香醪。揮麈清談。  
日移晷不倦。著有綠梅花盞詞稿。秋夜倚沆溪紗云。涼逼秋衾。酒乍醒。蕭蕭落葉帶愁聽。登  
程疎夢一簾青。四壁冷。蛩時斷續。五更倦。柝不分明。花梢殘月送雞聲。春恨倚水龍吟云。怪  
他芳草無情。年年綠遍江南路。昔時燕子。重尋王謝。碧蕪庭宇。紅冷東風。白迷晴雪。一簾花  
絮。悵天涯倦客。闌干悶倚。終無奈。愁如許。漫說劉郎前度。檢題襟。猶留新句。鶯鶯吹恨。魚箋  
緘淚。芳心彌苦。喚玉歌。橈圓香畫檻。昔曾遊處。款韶華綺麗。嬉春紫陌。共誰容與。秋蕪倚齊。

天樂云。年年江上常為客。歸期慣逢秋後。玉翦風尖。紅襟露濕。庭院新涼初透。烏衣巷口。賸一片斜陽。幾行疏柳。夢冷珠簾。昔時王謝非舊。春初記尋故壘。正鶯花十里。村郭如繡。杏雨朱樓。梨雲畫棟。陳迹何堪回首。樓邊未久。早霜滿天涯。旅鴻來候。絮語香巢。主情猶戀否。

慘綠吟

癸未夏。余與申江黃武權秀才。同主益聞館筆政。昏燈展硯。相得益彰。顧家貧多愁。不能自適。亦可憐蟲也。幼有所養。自號夢峴生。著有慘綠吟稿兩卷。七夕云。虬箭丁丁夜漸闌。金風玉露一憑欄。書生應被牽牛笑。十萬金錢借尚難。題白門新柳記云。歷遍秦淮兩岸秋。山温水膩足風流。黃金揮盡才人老。借得蘆花當史脩。祝花詞云。蝶怨蜂愁喚奈何。惜花心事總蹉跎。擬將舊例翻香國。第一紅顏壽要多。題畫云。點葉鉤花聞綺才。秋光滿眼曲欄隈。好從畫法參文法。平淡都從絢爛來。贈雖伶田桂鳳云。綺遊如夢復如雲。小閣呼燈夜乍分。桂府羣仙乘月訪。鳳城舊曲隔花聞。秋邊撇笛調瓊尺。醉後題詩寫練裙。我亦蘇州狂刺史。柔腸惱亂半因君。別內云。纔說將離淚已彈。怕傷心緒強為懽。飄零書劍歸何日。貧賤夫妻別更難。漫折柳絲蒙懊惱。早栽竹素報平安。天涯芳草無情碧。莫使登樓幾度春。

通商



中國自開海禁。而西人之牟利而來者。輪舶相連。重洋飛渡。其通商之國。如亞細亞洲。有日本。東土耳其。歐羅巴洲。有英吉利。附印皮法蘭西。德意志。即普魯士又大呂宋。又名日新巴尼比利時。俄羅斯。瑞典。意大利。瑞威奧大利。亦名奧地利葡萄牙。荷蘭。奧刺尼洲。有澳大利亞。北亞墨利加洲。有美利堅。又名米利堅。即合衆國墨西哥。南亞墨利加洲。有巴西。惟阿斐利加洲。無有來者。若通商口岸。之在中國者。如直隸之天津。奉天之牛莊。即營口吉林之琿春。山東之蕪臺。即芝罘廣東之廣州。汕頭。瓊州。北海。福建之福州。廈門。臺灣。附淡水。雞籠。打狗。三口岸江蘇之上海。鎮江。浙江之寧波。溫州。安徽之蕪湖。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漢口。宜昌。共二十二處。若江蘇之江甯。四川之重慶。雖載條約。尚未通商。蓋格於民情。不能勉強也。

### 李芋卿

茗溪李芋卿茂才。號曼陀羅館主人。著有珠江竹枝詞兩卷。描寫俗情。惟妙惟肖。錄其最佳者數首。詩云。一葉扁舟逐浪回。船頭卓立桶裙開。鳴榔休說風波惡。妾過重洋險處來。珠娘玉貌亦娉婷。非復當年鬼手營。一曲花林消夜好。勸郎明日要開廳。粵俗多雇船遊客。恐染此疾。每在娼寮作長夜飲。并食妓以慰酒醉。後有疾者。必見於此。酒名爲消夜花。林粵地名。於粵姓處。設戲筵宴客。招航錄事畢。至聚羣。表飲曰開廳。馬路偷來汗漫遊。珠簾十二儘句留。此中春色藏多少。一樹垂楊一畫樓。高閣三層傍水隈。玻璃面面綺窗開。看花

解渴都來此絕妙風情麗水臺。深宵已約伴雲英。潤老來時願未成。醋酒擺來真恨煞。大家同醒到天明。

人文蔚起

本朝文治超越前古。而江浙為尤盛。按蘇浙皖三省多名宰相。蘇省得二十五人。其中蘇州九人。為宋德宣為徐元文。為蔣廷錫。將溥。為潘世恩。為彭繼章。為翁心存。為金之俊。為沈桂芬。沈原籍吳江寄籍直隸常州七人。為呂宮。為劉於義。為嵇曾筠。嵇璜。為劉綸。為程景伊。為鄒炳泰。字

奔松江一人。為王頊齡。太倉一人。為王扶。鎮江三人。為張玉書。為史貽直。為于敏中。江寧一

人為陳名夏。高郵一人。為王永吉。揚州一人。為阮元。淮安一人。為汪廷珍。浙省得十四人。其

中杭州十人。為黃機。為陳之邁。陳元龍。為徐本。為陳世瑄。為梁詩正。為孫士毅。為董誥。為章

煦。為吳璥。衢州一人。為費淳。紹興三人。為梁國治。為湯金釗。為朱鳳樓。皖省得六人。其中安

慶二人。為張英。張廷玉。廬州二人。為李天福。李鴻章。徽州二人。為汪由敦。一作浙江錢塘人為曹振

鏞。三省四十五人。其中重赴瓊林者三。重赴鹿鳴者七。父子宰相六。一門宰相三。狀元宰相

四。出將入相四。配享太廟一。入祀賢良祠十六。生加太傅贈太傅一。加太保一。少保一。少

傅一。贈少保一。加太子太師二。贈太子太師二。太子太傅兼伯爵一。封公伯爵三。兩次團形

紫光閣一。次圖形二。特簡定西將軍一。節制雲兩廣四省官兵總統安南軍務者一。南北洋通商全權大臣一。使相兼總督者十四。不由翰林而登揆席者四。年齒以海寧陳夔龍為最。壽至九十餘。其年逾八十者亦十人焉。二百餘年中。文物之盛實甲他省。豈古今異事哉。